

曝
书
亭
集

第
二
函
六
册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一

孔子弟子考

序曰孔氏之徒三千人身通六藝者七十子其云三千不取盈于三千也其云七十不限止以七十也自孔子徒人法既亡而文翁石室象在顯晦之間世儒據以考定弟子之籍惟史記之傳家語之解而已議配祀之典先橫七十之目于心胷慮溢七十二人之外于是論者紛綸以臆斷爲進退舉凡論語春秋傳禮記漫不知省或又于複姓者改姓一字書之栗主自國學下至府州縣學皆然是尚得爲知禮也乎歸田之暇爰作孔子弟子考下及門人暨孟

子弟子竊思杏壇設教必先長幼之序斯史記家語咸紀
弟子之年茲先書三十二人而萊蕪侯無年歲次于衛公
者依侍坐四子倫序書之不可以邨公先之也餘從_二羣書
采獲具列焉

魯秦子商字丕茲

家語作不慈
史記作子丕

少孔子四歲唐開元二十七年追

贈上洛伯宋大觀四年贈馮翊侯

按高郵夏氏孔門弟子記略及闕里廣志皆云商少孔子
四十歲然秦子父董父偃陽之役與叔梁紇俱以力聞宜
與孔子生年相近今據家語舊聞暨史記索隱蘇氏古史
文正之又宋大中祥符元年贈孔門弟子侯爵商未得與
至大觀四年禮局上言遂補贈馮翊侯闕里志誤以秦祖
鄆城之封移之商非也

魯顏子無繇家語少無字繇作由字季路少孔子六歲唐追贈杞伯宋贈

曲阜侯元進杞國公謚文裕

蒲大夫卞仲子由字子路子亦作季少孔子九歲唐追贈衛侯宋贈

河內侯進衛公

魯南武曾子蒧亦作點字子皙唐追贈宿伯宋贈萊蕪侯

蔡漆雕子開字子若史記作子開少孔子十一歲習尚書唐追贈滕

伯宋贈平輿侯

漢藝文志漆雕子十二篇

鄭康成曰魯人

按龜山楊氏先聖大訓以開為憑恐誤

魯閔子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唐追贈費侯宋贈琅琊公

改費公

按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史記家語文同小司馬索隱可證
今本家語多譌作五十歲夏氏從之非也

魯冉子雍字仲弓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薛侯宋贈下邳
公改薛公

按今本家語仲弓無年歲而史記索隱文有之

魯冉子求字子有家語仲弓之宗族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追贈徐侯宋

贈彭城公改徐公

魯商子瞿字子木少孔子二十九歲唐贈蒙伯宋贈須昌侯

齊梁子鱣或作鯉字叔魚少孔子二十九歲家語作三十九歲唐贈趙伯

宋贈千乘侯

魯顏子回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唐追贈兗國公宋因之元

至順中贈復聖公

衛士師齊高子柴字子羔

左傳作季羔檀弓韓非子作子臯

少孔子三十歲

家語作四十一

唐贈共伯宋贈共城侯

鄭康成曰衛人

王應麟曰衛高柴為孔子弟子後居于魯

單父宰陳巫馬子施字子期

史記作旗

少孔子三十歲唐贈鄆伯宋

贈東阿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衛相衛端木子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唐贈黎侯宋

贈黎陽公進黎公

魯有子若字子有

或作子若

少孔子三十三歲唐贈卞伯宋贈平陰

侯

按小司馬據家語文云少三十三歲今本家語作三十六歲

殆誤也

武城宰吳言子偃字子游少孔子三十五歲史記作四十五唐贈吳侯

宋贈丹陽公改吳公許慎說文偃作夂象旌旗之游字子游

魯樊子須字子遲少孔子三十六歲家語作四十六唐贈凡伯宋贈益

都侯

鄭康成曰齊人

宋原子憲檀弓稱仲憲字子思少孔子三十六歲唐贈原伯宋贈

任城侯

鄭康成曰魯人

魯大夫武城澹臺子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江

伯宋贈金鄉侯

單父宰魯宓子不齊字子賤少孔子三十九歲唐贈單伯宋

贈單父侯

按史記索隱引家語云少孔子四十九歲而今本家語無九字索隱又引史記文三十而今本史記作四十流傳既久均失其故矣

陳陳子亢說文作侂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唐贈潁伯宋贈南頓侯

按班固古今人表其載孔門弟子甚略獨陳子三見一陳亢一陳子禽居中中一陳子亢居中下不得其解

魯公西子赤字子華少孔子四十二歲唐贈郟伯宋贈鉅野侯

莒父宰衛卜子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晚為衛文侯師

唐贈魏侯宋贈東阿公或作河東公改魏公

鄭康成曰温國人

南武城曾子參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初仕于莒其後齊
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晉迎以上卿唐開元中追贈郕伯宋大
中祥符二年進郕侯政和元年改贈武城侯咸淳三年進郕
國公元至順中贈宗聖公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

王應麟曰參與弟子公明儀樂正子春單居離曾元曾華
之徒論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萬物之理

魯顏子幸

通典作柳咸淳臨
安志作韋或作辛

字子柳少孔子四十六歲唐贈蕃伯

宋贈陽穀侯

陳顓孫子師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唐贈陳伯宋贈宛丘
侯改陳公

魯冉子孺字子魯或作曾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紀伯宋贈臨沂

侯

蔡曹子卹字子循少孔子五十歲唐贈曹伯宋贈上蔡侯

魯伯子虔家語作處字子析家語作皙少孔子五十歲唐贈聊伯宋贈

沐陽侯

按伯虔史記家語不著何地人考咸淳臨安志云是魯人

宋思陵贊曰有虔子析全魯之彥當必有所本也聊伯志

作駢伯

魯顏子高史記索隱云家語名產今本家語作顏刻字子驕少孔子五十歲唐贈琅琊

伯宋贈雷澤侯

魯叔仲子會字子期少孔子五十歲魯峻石壁畫像云唐贈瑕丘伯宋

贈博平侯

鄭康成曰晉人

楚公孫子龍字子石少孔子五十三歲唐贈黃伯宋贈枝江侯

按家語稱龍衛人然唐宋追封皆楚地蓋從北海鄭氏之說若爲堅白異同之論者乃趙人樂正子輿謂其行無師學無友非孔子弟子可知

右有年歲著于家語史記隸續者三十有一人并曾歲共三十二人內顏淵年數王肅疑其錯誤

中都宰魯冉子耕字伯牛唐贈鄆侯宋贈東平侯改鄆公

按聖門志闕里廣志稱伯牛少孔子七歲不審何據

臨淄大夫魯宰子予字子我唐贈齊侯宋贈臨淄公改齊公

魯史記作齊公冶子長家語作萇字子長唐贈莒伯宋贈高密侯

范甯曰名芝字子長

魯南宮子

緇或作

一名括

或作

字子容唐贈郟伯宋贈襲丘侯

改汝陽侯

夏洪基曰南宮适之爲敬叔非也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注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集注亦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緇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子遣從孔子時定已娶于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

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于
有道之邦邪愚以敬叔之與南宮适皎然二人矣

按史記南宮括字子容論語括作适家語南宮緇字子容
鄭康成注檀弓稱南宮緇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
其妻孔子兄女又稱南宮敬叔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
左氏傳昭公七年孟僖子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杜
預注云說南宮敬叔僖子之子然則括也适也緇也說也
閱也一子容而名有五也崇禎末高郵夏弘基元開輯孔
門弟子傳略以南宮緇适括字子容爲一人以仲孫說閱
謚敬叔者爲一人至于說苑所載南宮邊子謂是适字之
譌然漢書古今人表既有南容又有南宮敬叔又有南宮
邊子顏師古注于南容則云南宮緇也于敬叔則名南宮

适也是緇與适适與邊子均未可混而為一矣

齊公哲子哀家語作克字季次或作沉唐贈鄉伯宋贈北海侯

顧炎武曰汶上縣有漢衛尉卿衡方碑其文曰履該顏原

兼修季由洪适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穆以季由即季

路與兼修義不協按公哲哀字季次不為家臣太史公與

原憲並稱一稱字一稱名亦古文所嘗有也

陳公良子孺字子正唐贈東牟伯宋贈牟平侯

宋司馬子耕家語耕上有黎字字子牛唐贈向或作滕伯宋贈楚丘侯改

睢陽侯

衛琴子牢字子開一字子張唐贈南陵伯宋贈頓丘侯改贈

陽平侯

家語有史記無

秦秦子祖字子南唐贈少梁伯咸淳臨安志作沙梁宋贈鄆城侯

衛奚容子蒧字子皙一云字子楷唐贈下邳伯宋贈濟陽侯

魯公祖子句茲字子之唐贈期思伯宋贈即墨侯

衛廉子潔字子庸唐贈莒父伯宋大觀中補贈胙城侯

齊公西子輿如字子上唐贈重丘伯宋贈臨朐侯

宰或作罕父子黑字子素唐贈乘丘伯宋大觀中補贈祁鄉侯

魯公西子蒧字子尚唐贈祝阿伯宋贈徐城侯

秦壤駟子赤字子徒或作從唐贈北衛伯宋贈上邳侯

魯丹子季字子產唐贈東平伯宋贈諸城侯

薛子邦字子從

鄭子國字子徒唐贈滎陽伯宋贈胸山侯

司馬貞曰家語薛邦字從史記作國而家語稱邦者蓋避

漢祖諱而改鄭與薛字譌也

按仲尼之徒名字間有同者既有曾蒧亦有奚容蒧又有公西蒧既有冉耕亦有司馬耕既有宓不齊又有任不齊既有公西赤亦有壤駟赤既有卜商亦有秦商既有原亢亦有陳亢既有狄黑亦有宰父黑既有冉孺亦有公良孺既有秦祖亦有顏祖此名不嫌同也冉求字子有有若漆雕徒父亦字子有顏無繇字季路仲由亦字季路顓孫師字子張琴牢亦字子張巫馬施字子期叔會亦字子期公西蒧字子上公西輿如亦字子上秦非字子之公祖句茲亦字子之原憲字子思燕伋亦字子思曾蒧字子皙伯虔狄黑奚容蒧亦字子皙壤駟赤字子徒鄭國亦字子徒秦冉字子開琴牢亦字子開申績字子周公伯繚亦字子

周榮旂字子祺縣成亦字子祺顏噲字子聲樂欬亦字子
聲漆雕哆字子斂邾莒亦字子斂此字不嫌同也然則薛
邾鄭國子徒子從安見其名字相類而并疑其姓氏之誤
邪乃議祀典者封鄭而罷薛安見其必爲一人揆之于禮
終有未安也

齊后今本家語誤石子處字子里唐贈營丘伯宋大觀中補贈膠東侯

魯左人子郢字子行唐贈臨淄伯宋贈南華侯

衛狄子黑字子皙家語作皙之唐贈臨濟伯宋贈林慮侯

魯商子澤字子秀唐贈睢陽伯宋贈鄒平侯

楚任子不齊字子選唐贈任城伯宋贈當陽侯

魯榮子旂家語作旂字子祺家語作子顏唐贈雩婁伯宋贈厭次侯

魯顏子噲字子聲唐贈朱虛伯宋贈濟陰侯

原子亢

家語作抗
或作桃

字子藉唐贈萊蕪伯宋贈樂平侯

晉

或作魯

公肩子定字子中唐贈新田伯宋大觀中補贈梁父

侯

魯秦子非字子之唐贈汧陽伯宋贈華亭侯

漆雕

子徒父

家語名從

字子文

或云字子友

唐贈須句伯宋贈高苑侯

燕子伋

或作級

字子思唐贈漁陽伯宋贈汧源侯

魯公夏子守字子乘宋大觀中補贈鉅平侯

按魏志有公夏浩或子乘之後

衛勾子并疆字子疆唐贈淇陽伯宋贈滏陽侯

齊少叔子乘字子車唐贈淳于伯宋贈博昌侯

按應劭風俗通云凡氏于字伯仲叔季是也氏有太叔仲

叔則有少叔無足異者子車之姓家語史記諸書皆作步

而廣韻注云孔子弟子有少叔乘係複姓今從之

石作子蜀字子明唐贈石邑伯宋贈成紀侯

魯邾子莒

史記索隱作邾莒文翁石室圖作國選家語與亦作選

字子斂唐贈平陸伯宋贈

高堂侯

魯施子之常字子恒唐贈乘氏伯宋贈臨濮侯

魯申子續字子周

家語今本作績

申子棠字周

史記今本作黨禮殿圖作黨

唐贈邵陵伯宋贈淄川侯

申子棖

論語

字子續

咸淳臨安志

唐贈魯伯

臨安志作阿伯

宋贈文登侯

陸德明曰申棖鄭康成云蓋孔子弟子申續史記云申棠

字周家語云申續字周也

司馬貞曰文翁圖所記有申棖申棠

王應麟曰史記申棠字周家語申續字周今史記以棠為

黨家語以續爲績傳寫之誤也後漢王政碑云有羔羊之
絜無申棠之欲亦以棖爲棠則申棠申棖一人耳唐開元
封申黨召陵伯又封申棖魯伯本朝祥符封棖文登侯又
封黨淄川侯俱列從祀黨即棠也一人而爲二人失于詳
考陸氏釋文也史記索隱謂文翁圖有申棠申棖今所傳
禮殿圖有申黨無申棖

按七十子顏氏居其八冉氏居其五秦氏居其四公西氏
漆雕氏居其三商氏縣氏原氏居其二若申棖申棠文翁
圖記並列開元祥符亦並追封鄭康成陸德明疑爲一人
則以續黨並字周也夫棠黨字義相近合之可耳而高郵
夏洪基強以棠棖爲諧聲字亦近鑿且如公西葳公西輿
如同字子上未嘗不並祀何獨續與黨同字必當去其一

乎竊謂唐宋議禮諸儒未為不是有其舉之莫或廢也記有之矣

魯樂子欬

或作欣

字子聲唐贈昌平伯宋大觀中補贈建成侯

按春秋定公十二年費宰公山不狃率費人以襲魯孔子命申須句樂頎勒士衆下伐之費人北遂隳三都之城杜預注以二人為魯大夫考樂欬家語作樂欣欣與頎偏旁相同疑頎即是欣且文云孔子命之其為弟子未可知也

魯顏子之僕字子叔唐贈東武伯宋贈冤句侯

魯孔子忠

或作弗

字子蔑孔子兄孟皮子唐贈汶陽伯宋贈鄆

城侯

魯漆雕子哆字子斂唐贈武城伯宋贈濮陽侯

魯縣子成字子祺

今本家語作子橫

唐贈鉅野伯宋贈武城侯

魯顏子相

史記作祖

字子襄唐贈臨邑伯宋大觀中補贈富陽侯

司馬貞曰家語無此人

按孟子昔者曾子謂子襄曰或是語顏子亦未可定

魯公伯子寮

論語作寮史記索隱作寮今本作僚又作遼或云即申寮

字子周唐贈任伯宋贈壽

張侯

馬融曰寮魯人弟子也

按公伯寮見史記弟子傳又見文翁禮殿圖必非無稽之

言後儒以愬子路一事斷為非聖人之徒然論語聖門六

十人所記公是公非有過未嘗少隱即宰我冉有陳亢過

皆不免似未可以一書而盡掩其生平也子長引孔子之

言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寮蓋其一矣而

致堂胡氏因家語不列其名氏謂史記失之迨明程敏政

乃建議謂是聖門之蝨螾請罷其祀嘉靖中行人司正薛侃復謂公伯寮及秦冉顏何皆不見于家語而傳會于史記請均去之愚謂家語史記周公禮殿圖傳聞異辭則有之若專信家語以史記爲傳會未免失之偏矣

鄒子單字子家唐贈銅鞮伯宋大觀中補贈聊城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秦子冉字子開唐贈彭衙伯宋贈新息侯

史記禮殿圖有家語無

魯顏子何字子冉唐贈開陽伯宋贈堂邑侯

史記有家語無

按秦冉顏何二子于弘治元年少詹事程敏政請正祀典疑爲字畫相近之誤而罷其配食自詡不舛于禮一洗前

代相習之陋永爲百世可遵之典然生數千載之後安見
二子必無其人釋曇積上言于周太祖曰孔子領徒三千
達者七十有二升堂入室者莫過數人自餘已外豈容斥
逐彼釋氏之言尚然乃以臆見斥先賢之祀天資刻薄之
言吾未信爲百世可遵也

廉子瑤

禮殿圖有家語史記無

魯孺子悲

按小戴禮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
士喪禮于是乎書鄭康成注云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
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方慤注云喪禮將亡聖人不
可以不書必待孺悲學之然後孔子書之者以明禮之不

廢亦有所因也蓋孔門自子夏兼通六藝而外若子木之
受易子開之習書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
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而傳士喪禮者實孺悲之功也惟
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
不屑教誨當知始雖辭疾終授以禮以親受禮于孔子之
儒反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公罔子之裘

序子點

按二子從射矍相之圃孔子使揚觶而語見禮記射義射
既闕子路進曰由與二三子者之爲司馬何如孔子曰能
用命矣則家語載之記首言孔子與門人習射于矍相之
圃子路之云曰二三子是二子爲孔子弟子無疑也

仲孫子何忌僖子獲之子也卒謚懿子

按春秋左氏傳孟僖子將死召其大夫曰孔丘聖人之徒也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後必屬說與何忌于孔子使事之而學禮焉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據此緣僖子病不相禮故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乃屬二子事孔子學禮焉懿子問孝對曰無違蓋語以無違僖子學禮之命樊遲不知子告之以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舍禮無以教懿子也孔叢子又載懿子問書欽四鄰之義不可不附弟子之列云

仲孫子說

亦作閱

孟僖子之子懿子之弟居南宮又曰南宮敬叔

按世本仲生獲生南宮縉孔安國以南宮适即敬叔魯大

夫鄭康成注禮云敬叔魯子孟僖子之子仲孫閱是也又云南宮縚孟僖子之子南宮閱也字子容其妻孔子兄女陸德明釋文云南宮閱一名縚司馬貞史記索隱亦云南宮括家語作南宮縚按其人是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也近高郵夏洪基辨南宮适括縚字子容是一人仲孫閱說字敬叔是一人攷春秋名號歸一圖仲孫即閱南宮敬叔僖子之子孔子弟子也而不及括縚則夏說似屬可從昔孔子將適周敬叔言于昭公資車一乘馬二匹與敬叔俱至周問禮于老聃問樂于萇弘歷郊射之所攷明堂之制察廟朝之度自周反魯弟子稍益進焉子曰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加行是敬叔在弟子之列有功於聖門者矣今祀典配适而無閱不無可議焉

孔子璇

按嘉靖中張孚敬改定祀典以秦冉顏何疑爲字畫之誤而罷其祀又以薛邦疑即鄭國遂亦罷祀而并黜孔璇其說本于程敏政攷秦冉開元中追封彭衙伯大中祥符間加封新息侯顏何開元中封開陽伯大中祥符間加封堂邑侯自唐迄明從祀已久所謂有其舉之莫或敢廢而孚敬廢之過矣家語孔璇叔仲會年相比俱執筆迭侍孔子孟武伯見孔子而問曰此二孺子之幼也于學豈能識于壯哉孔子曰然少成則天性也習攢若自然也惟因二子合傳故不復別標璇名今會旣得祀璇不應獨遺矣此則祀典之闕也

衛司寇惠叔蘭

按家語子游嘗從孔子適衛與將軍子蘭相善使之受學于夫子司寇惠子之喪檀弓文也鄭司農注云惠子衛將軍文子彌牟之弟惠叔蘭也古今議弟子從祀者率本家語而孔璇惠叔蘭獨遺之不當補其闕乎又荀卿法行篇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隳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楊倞注云夫子弟子未詳其姓名蓋居南郭因以爲号据此疑即蘭也

魯太史左丘子明唐貞觀十三年詔與顏淵同從祀廟庭宋祥符中贈瑕丘伯政和中改贈中都伯

葉夢得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稱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今春秋傳作左氏而國語出左丘氏則不得爲一家文

體亦自不同其非一家書明甚

按左氏爲孔子弟子主其說者衆矣謂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于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者嚴彭祖也謂左丘明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者劉歆也謂仲尼與丘明觀魯史記有所褒貶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者班固也謂左氏傳理長至明至切至直至順長于二傳者賈逵也謂春秋諸家去孔子遠左氏傳出孔子壁中近得其實者王充也謂丘明之傳囊括古今表裏人事者盧植也謂丘明受經于仲尼是爲素臣者杜預也謂孔子作春秋丘明子夏造膝親受者荀崧也謂丘明之傳釋孔氏之經子應乎母以膠投漆者孔穎達也謂丘明躬爲

魯史受經于仲尼者劉知幾也謂左氏受經于仲尼博采諸家敘事尤備能令萬代之下見其本末比餘傳功最高者啖助也謂仲尼明周公之志而修經丘明受仲尼之經而爲傳者權德輿也謂孔氏之門左氏富而不誣有以見聖賢之心者劉軻也謂丘明與聖人同時接其聞見參求其長左氏爲上者陳岳也蓋自唐以前諸儒之論皆以丘明受業孔門故貞觀永徽中祀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是時孔庭配食止顏淵左丘明二人褒崇之禮若此迨宋羣儒盡舍三傳說春秋久而論世者惑于趙匡之說則疑左氏在孔子之前惑于王安石之說則疑左氏生孔子之後衆口紛綸迄無定論遂使唐代特祀之先賢并不得與七十子之列然則漢晉以來經生之說均不足信邪竊以

為議禮者之失矣

又按司馬遷報任少卿書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應劭風俗通丘姓魯左丘明之後然則左丘為複姓甚明孔子作春秋明為作傳春秋止獲麟傳乃詳書孔子卒孔子既卒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為弟子者自當諱師之名此第稱左氏傳而不書左丘也

魯林子放唐贈清河伯宋贈長山侯

按家語弟子解史記弟子傳均無林放姓名惟蜀禮殿圖有之

牧子皮

趙岐曰牧皮事孔子學者

按孟子與琴張曾皙並稱此必孔子之所與似不宜置之

祀典之外

常子季

按莊子德充符篇常季問于仲尼曰王骀兀者也從之游者與夫子中分魯郭象注常季孔子弟子

魯大夫子服子何景伯

按漢魯峻石壁畫七十二子像有子服景伯唐劉懷玉作孔聖真宗錄以子服景伯在七十子之間

賓牟子賈

廣韻注漢複姓魯有賓牟賈

按樂記賓牟賈侍坐于孔子孔子與之言及樂賓牟賈起免席而請斯弟子之職也子曰居吾語女論語之命季路孝經之命子輿皆然孔子蓋以師道自居則賈在弟子之

列明矣惟是孔子語弟子必呼其名而記稱之曰吾子豈
記禮者去聖人之世稍後遂有此失乎

鞠子語

按晏子春秋景公上路寢聞哭聲曰吾若聞哭聲何為者
也梁丘據對曰魯孔丘之徒鞠語者也明於禮樂審於服
喪其母死葬埋甚厚服喪三年哭泣甚哀公曰豈不可哉
而色悅之孔叢子詰墨篇亦載其事蓋曾參閔損高柴仲
由孺悲而外又一孝子也

齊大夫顏子涿聚

或作濁鄒

按呂覽云顏涿聚梁父之夫盜也學于孔子為天下名士
以終其壽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弟子三千身通六藝者七
十有二人如顏濁鄒之徒受業者甚眾則雖不在七十子

之列然不可謂非孔氏之徒矣

右家語弟子解七十六人又與叔孫會合傳有孔璇又別見者惠叔蘭共七十八人史記弟子傳七十七人別見孔子世家者有顏涿聚共七十八人蘇轍撰古史著錄七十九人家語有而史記無者琴牢薛邦申續陳亢縣亶也史記有而家語無者公伯寮鄭國申棠鄒單秦冉顏何也益以文翁禮殿之庶瑀林放魯峻石壁畫象之子服何禮雜記之孺悲射義之公罔之裘序點春秋左氏傳之仲孫何忌仲孫閱晏子之鞠語孟子之牧皮莊子之常季通計九十八人竊謂中有姓氏相近者不當以臆見去留先師之庭宜槩應從祀他若論語之闕黨互鄉二童子魯峻石壁畫象之宓子慮襄子孺襄子魯公子庄顏子思夫子高韋

續書品為素王紀瑞製麒麟書之申姓名闕失又蘧伯玉孔子嚴事之友施存雖載陶弘景真誥在三千人之數不與弟子之列不復著錄恐滋後學之惑也

又按孔門弟子籍漢藝文志有孔子徒人圖法二卷隋經

籍志有鄭康成論語孔子弟子目錄一卷

唐藝文志作論語篇目弟子惜俱

失傳議禮者止以國語為憑至斥史記為附會若文翁禮殿圖置之不復參詳矣又會要通典祖庭廣記素王紀事孔門僉載闕里志等編紀諸弟子連書姓名統不分析以致明南北雍闕里廟暨海內外府州縣衛學從祀弟子率改複姓為一字姓沿其誤而不知今依廣韻注如奚容穰駟左人少叔石作左丘悉為更正冀信古之君子有取焉又按古今人表于孔子弟子居第二等者左丘明顏淵閔

子騫冉伯牛仲弓居第三等者宰我子貢冉有季路子游
子夏曾子子張曾皙子賤南容公冶長公西華有若漆雕
啓澹臺滅明樊遲巫馬期司馬牛子羔原憲顏路商瞿季
次公良顏刻顏柳居第四等者孟懿子南宮敬叔公伯寮
公肩子子石琴牢賓牟賈居第五等者顏燭雛陳亢林放
申枏子服景伯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六

又對以圖求心辭莫難文志亦亦子封入圖去

又對以圖求心辭莫難文志亦亦子封入圖去

又對以圖求心辭莫難文志亦亦子封入圖去

又對以圖求心辭莫難文志亦亦子封入圖去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七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二

孔子門人考

成回

劉向曰成回學于子路

楚馭臂子弓

或作弘

司馬遷曰孔子傳易于商瞿瞿傳楚人馭臂子弘

應劭曰子弓是子夏門人

韓子曰荀卿之書語聖人必曰孔子子弓子弓之事業不

傳惟太史公書弟子傳有姓名曰馭臂子弓

吳萊曰荀卿所重仲尼子弓子弓未審何人韓子曰仲尼

弟子有馭臂子弓漢儒林傳商瞿授易仲尼瞿傳魯橋疵
子庸子庸傳江東馭臂子弓子弓與仲尼不同時又行事
無大卓卓不足以配孔子邢昺論語疏引王弼說逸民朱
張字子弓然弼說又不見有他據也要之孔子嘗稱冉雍
可使南面且在德行之科雍字仲弓蓋與子弓同是一人
如季路又稱子路然也將荀卿之學實出于子弓之門人
故尊其師之所自出與聖人同列

按子庸傳易于子弓弓或作弘吳氏欲更作雍未免失之
鑿矣

魯橋庇子庸

班固曰商瞿受易孔子以授魯橋庇子庸

司馬貞曰橋庇世本作矯疵字子肩魯莊公族

按子木傳易史記謂子弘授子庸漢書漢紀釋文謂子庸授子弓所載互異今並存之

魏文侯都

司馬遷曰文侯受子夏經藝

徐廣曰名都世本曰斯也

鮑彪曰桓子之孫

吳師道曰名勘

按文侯受經藝于子夏撰有孝經傳蔡邕明堂論引其文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又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引其文曰民春以力耕夏以鋤耘秋以收斂當是孝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注也

晉段干木

呂不韋曰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子夏為天下名士
顯人以終其壽

羅泌曰段干氏初邑段後邑干因邑為氏魏世家有段干
子田世家有段干朋而風俗通氏姓注乃以為姓段名干
木蓋以呂氏春秋干木光于德與魏都賦干木之德之言
誤之唐百官表遂謂封段而為干木大夫疎矣幽通賦云
木偃息以藩魏干木豈其名哉

田無擇子方

李頤曰魏文侯師也名無擇

韓子曰子夏之學其後有田子方子方之後流而為莊周

故周之書喜稱子方之爲人

齊高行子

趙岐曰高子齊人

徐整曰子夏授詩于高行子

王應麟曰高行子即詩序及孟子所謂高子也

曾申子西

劉向曰左丘明授春秋于曾申

趙岐曰曾西曾子之孫

陸德明曰曾參之子受詩于子夏

王應麟曰曾西趙岐注以爲曾子之孫集注因之經典序

錄曾申字子西曾參之子子夏以詩傳曾申左丘明作傳

以授曾申曾西之學于此可攷楚鬪宜申公子申皆字子

西則曾西之爲曾申無疑

按史記吳起事曾子其母死不歸曾子薄之而與起絕所云曾子疑是曾申

齊公羊高宋贈臨淄伯

戴宏論春秋曰子夏傳與公羊高

荀崧曰公羊親受子夏

梁武帝曰公羊稟西河之學

孔穎達曰孔子授春秋于卜商商授弟子公羊高穀梁赤各爲之傳

吳兢曰公羊高乃子夏弟子

魯穀梁赤宋贈龔丘伯改贈睢陽伯

應劭曰穀梁子名赤子夏弟子

楊士勛曰穀梁子名俶字元始

顏師古曰穀梁子名喜受經于子夏

按羅長源撰路史炎帝之後不言有公羊穀梁氏羅子蒼
識遺云公羊穀梁自高赤作傳外更不見有此姓萬見春
謂皆姜字切韻脚疑爲姜姓假託然自高傳子平平傳子
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見于戴宏所記而班氏古今人表
載有二子居第四等計劉氏宋氏世本亦必載之未必假
託也

又按春秋爲孔子所作則說春秋者必係孔氏門人若公
羊傳所稱沈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曾子高子穀梁傳所
稱尸子沈子皆是已子言之春秋屬商其皆子夏之徒與
魯孔伋子思宋崇寧初贈沂水侯咸淳中加贈沂國公

孔鮒曰子思受業于曾子

韓子曰子思之學蓋出曾子

按班氏古今人表子思居第二等

樂正子春

鄭康成曰曾子弟子

魯檀弓

陸德明曰檀弓魯人善于禮

胡寅曰檀弓曾子門人纂修論語

沈猶行

趙岐曰曾子弟子

按廣韻注沈直深切漢複姓魯有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不當從上聲讀

陽膚

包咸曰陽膚曾子弟子

公明高志世子二十一

趙岐曰公明高曾子弟子

公明宣

劉向曰公明宣學於曾子

單居離

大戴禮記注曰單居離曾子弟子

公明儀

孔穎達曰子張之喪公明儀為志焉公明儀是其弟子儀

又為曾子弟子故祭義云公明儀問于曾子曰夫子可以

為孝乎是也

子襄

趙岐曰曾子弟子

公孫尼子

按漢書藝文志儒家有公孫尼子二十八篇雜家有公孫尼一篇顏師古注云七十子之弟子隋經籍志唐藝文志均載公孫尼子一卷注云似孔子弟子沈約謂樂記取公孫尼子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所作今從顏氏定為孔子門人

世碩

按漢志世子二十一篇列在儒家者流王充論衡本性篇周人世碩以為人性有善有惡在所養焉故作養書一篇宓子賤漆雕開公孫尼子之徒亦論性情與世子相出入

志所載宓子十六篇漆雕子十三篇皆宗師仲尼以重其
言者也顏師古曰世子陳人七十子之弟子

景子

按漢藝文志景子三篇顏師古云說宓子語似其弟子

王史氏

漢志王史氏二十一篇

劉向曰六國時人

顏師古曰七十子後學者

李克

漢藝文志李克七篇

顏師古曰子夏弟子為魏文侯相

芋嬰

漢志十八篇

顏師古曰齊人七十子之後

公孫段

韓非曰孔子之後儒分為八有子張氏子思氏顏氏孟氏
漆雕氏仲良氏公孫氏樂正氏之儒

陶潛曰顏氏傳詩為道為諷諫之儒孟氏傳書為道為
疎通致遠之儒漆雕氏傳禮為道為恭儉莊敬之儒仲良
氏傳樂為道以和陰陽為移風易俗之儒樂正氏傳春秋
為道為屬辭比事之儒公孫氏傳易為道為潔靜精微之
儒

按儒分為八其一公孫氏傳易者也羣輔錄有明徵而未
詳其名攷晉書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發魏王冢得竹書

易五篇公孫段與邵陟論易二篇此則公孫氏之見矣或
疑公孫氏為龍龍字子石雖在七十子之列不聞傳易若
趙人名龍者字子秉故莊子謂惠子曰儒墨楊秉四與夫
子為五果孰是邪所云秉者龍也詭辭數萬騁堅白異同
之辯初非孔氏弟子小司馬史記索隱誤認為一人今考
定傳易者為公孫段若鄭大夫字伯石者又一人也

縣亶父

亶索隱作豐家語無父字依廣韻注添

子象

王應麟曰縣豐唐宋封爵皆不及禮記檀弓有縣子豈其
人與

按子象為孔子門人見廣韻注此唐宋封爵未之及云

公休哀

公祈哀

廣韻注孔子門人有公休哀公祈哀

按公祈哀疑即公皙哀以皙作祈形相類而譌也然廣韻注旣列孔子弟子公皙哀于前又列孔子門人公祈哀于後則別是一人未可臆決也

盆成括

按晏子春秋景公宿于路寢之宮夜分聞西方有男子哭者公悲之明日朝問于晏子晏子對曰西郭徒居布衣之士盆成适也父之孝子兄之順弟也又嘗爲孔子門人今其母不幸而死祔柩未葬家貧身老子孺恐力不能合祔是以悲也公曰子爲寡人弔之嬰往弔咎公不辱臨公使男子袒免女子髮笄開凶門而迎适則适乃與景公同時不當與孟子弟子之列宋配祀孟子追贈萊陽伯孫宣公

言括嘗欲學于孟子亦疑辭也

歐陽子有言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人試稽
之論語所云門人皆受業于弟子者也顏淵死門人厚葬
之此顏子之弟子也子出門人問此曾子之弟子也子疾
病子路使門人爲臣又門人不敬子路此子路之弟子也
子夏之門人問交于子張此子夏之弟子也孟子云門人
治任將歸入揖于子貢此子貢之弟子也觀洪氏隸釋隸
續所載東漢諸碑有弟子復有門生門人弟子固有別矣
若夫弟子之子分比于門人子淵子輿本門人也而列于
弟子他如季路之子子崔子輿之子元及華子游之子言
思子張之子申詳又齊有芊嬰著芊子十八篇亦七十子
之後雖未詳其所師要當互學于七十子者也

又按孔子門人古今人表居第三等者樂正子春段干木
田子方第四等者公羊子穀梁子公明高第五等者陽膚
第六等者檀弓而子張之子申詳亦置第三等

孟子弟子考

樂正子克宋政和中贈利國侯

趙岐曰孟子弟子為魯臣

萬子章宋贈博興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孫子丑宋贈壽光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浩生亦作告子不害宋贈東阿伯

趙岐曰齊人

孟仲子宋贈新蔡伯

趙岐曰孟仲子孟子之從昆弟從學于孟子者也

陳子臻宋贈蓬萊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充子虞宋贈昌樂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屋廬子連宋贈奉符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徐子辟宋贈仙源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陳子代宋贈沂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彭子更宋贈雷澤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公都子宋贈平陰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咸丘子蒙宋贈須城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高子宋贈泗水伯

趙岐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

桃子應宋贈膠水伯

趙岐曰孟子弟子

盆成子括宋贈萊陽伯

孫奭曰盆成括嘗學于孟子

滕子更

趙岐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孟子

吳萊曰孟子學出于曾子子思荀卿猶從而譏曰世俗之溝愚瞽儒嚙嚙然略法先王案往舊造說而不知其統我則異焉治則法後王而已矣所謂溝愚瞽儒正指萬章公孫丑之徒也荀卿在戰國号稱大儒猶同門異戶如此顧炎武曰史記索隱以萬章公明高等並孟子之門人廣韻注又云離婁門人不知其何所本元吳萊著孟子弟子列傳惜乎今不傳也

按趙岐注孟子以季孫子叔二子為孟子弟子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惑之亦以為可就之矣孫宣公奭猶因其說故

政和五年從太常議贈季孫豐城伯子叔乘陽伯自朱子
集注出乃始非之世莫有從趙氏之說者矣吳立夫氏撰
孟子弟子列傳書雖不傳序稱一十九人則未嘗依朱子
去季孫子叔二人益以滕更適合十九人之數考盡心篇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趙岐注滕更滕君之弟來學于
孟子也其為弟子甚明不知宋太常之議何獨贈爵不及
有不可解者至于史記索隱以公明高為孟子弟子而廣
韻注謂離婁為孟子門人無稽之言君子不信又廣韻注
詮丘字引孟子齊有曼丘不擇今七篇無其文弟子與其
不謂之弟子與吾不得而知之矣

又按班氏古今人表孟子居第二等其弟子公孫丑居第
三等萬章樂正子告子高子居第四等徐子居第五等餘

不與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七

細書法林卷之二

不與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考

太極圖授受考

自漢以來諸儒言易莫有及太極圖者惟道家者流有上方
大洞真元妙經著太極三五之說唐開元中明皇為製序而
東蜀衛琪注玉清無極洞仙經衍有無極太極諸圖按陳子
昂感遇詩云太極生天地三元更廢興至精諒斯在三五誰
能徵三元本律曆志陰陽至精之數三五本魏伯陽參同契
要之太極圖說唐之君臣已先知之矣陳搏居華山曾以無
極圖刊諸石為圖者四位五行其中自下而上初一日玄牝
之門次二曰煉精化氣煉氣化神次三五行定位曰五氣朝

元次四陰陽配合曰取坎填離最上曰煉神還虛復歸無極
故謂之無極圖乃方士修煉之術爾相傳搏受之呂岳受
之鍾離權權得其說于伯陽伯陽聞其旨于河上公在道家
未嘗詡爲千聖不傳之祕也元公取而轉易之亦爲圜者四
位五行其中自上而下最上曰無極而太極次二陰陽配合
曰陽動陰靜次三五行定位曰五行各一其性次四曰乾道
成男坤道成女最下曰化生萬物更名之太極圖仍不沒無
極之旨由是諸儒推演其說南軒張氏謂元公自得之妙蓋
以手授二程先生者自孟氏以來未之有也晦菴朱子謂先
生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山陽度正作元公年表書慶曆
六年知虔州興國縣程公珣假倅南安因與先生爲友令二
子師之時明道年十五伊川年十四爾其後先生作太極圖

獨手授之他莫得而聞焉攷是年元公以轉運使王達薦移
知郴縣自是而後二程子未聞與元公覲面然則從何地手
授乎伊川撰明道行狀云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
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
于諸家出入于老釋者幾十年反求諸六經而後得之繹其
文若似乎未受業于元公者不然何以求道未知其要復出
入于老釋也邪潘興嗣志元公墓亦不及二程子從游事明
道之卒其弟子友朋若范淳夫朱公掞邢和叔游定夫敘其
行事皆不言其以元公爲師惟劉斯立謂從周茂叔問學斯
猶孔子問禮于老子問樂于萇弘問官于郟子云然蓋與受
業有間矣呂與叔東見錄則有昔受學于周茂叔之語然弟
子稱師無直呼其字者而遺書凡司馬君實張子厚邵堯夫

皆目之曰先生惟元公直呼其字至以窮禪客目元公尤非
弟子義所當出且元公初名惇實後避英宗藩邸嫌名改惇
頤夫既以學傳伊川矣不應下同其名而伊川亦不引避昔
朱子表程正思墓稱其名下字同周程亟請其父而更焉孰
謂二程子而智反出正思下哉此皆事之可疑者也

浙江分地考

浙江布政使司初設所轄九府而已嘉興湖州統于直隸故
實錄洪武九年十二月書直隸湖州嘉興諸府水災遣戶部
主事趙乾等賑給十一年五月勅工部定歲造軍器之數其
書嘉興湖州亦冠以直隸字至十四年四月復置巡檢司嘉
興府一嘉興縣之杉青橋湖州府三烏程縣之後潘德清縣
之下塘新市仍以直隸文冠之宋濂京畿鄉闈紀錄序云洪

武辛亥秋八月游當鄉貢之期凡畿內三州十七府之士皆
權忻相告裹糒而奔走儀曹具以狀聞所云十七府者直隸
之府十四其一廣德四年以後始降爲州合嘉興湖州而共
計之也天台徐一夔送趙鄉貢序云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
十二杭隸焉今領郡九杭亦隸焉崇德貝瓊穀江漁者詩序
云洪武五年秋校文浙江太末徐復禮迫有司命起與九府
之士俱遂與四十人之選鄞人鄭真跋同年錄云洪武壬子秋
浙省承詔旨合九郡之士試之得四十名上諸京師又送何
本道還金華序云洪武五年詔命三年疊試于是浙江所屬
九郡以其名上之行省而金華何本道與焉其云九郡者嘉
興湖州不在其內逮洪武十四年十一月始以二府改隸浙
江攷清類天文分野之書于洪武十七年進呈二府沿革祇

書今屬浙江布政司語焉勿詳後之人罔聞知由是柳琰鄒
衡趙瀛劉應鈎志嘉興勞鉞粟祁張鐸志湖州俱不言分地
本末惟仁和夏時正撰杭州府志獨云元至正二十六年十
一月皇朝平浙置浙江等處行中書省領府九洪武九年改
爲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直隸嘉湖二府隸浙
江領府十一又云洪武三年詔開科舉浙江行省即杭州府
學之西爲貢院合試九府之士書之特詳嘉靖中武進薛應
旂修通志自言郡縣志可采錄者十無一二顧夏氏之志具
在何漫無考稽夫畫野分疆地志之大綱乃置而弗書後之
紀方輿者率本通志則紕繆多矣作浙江分地考

呂冢考

半邏之南有呂冢相傳謂吳孱陵侯蒙冢也考吳志蒙卒于

公安史不言其葬處而盛弘之荊州記云長沙蒲圻縣有呂蒙冢冢中髑髏極大蒙形既長偉疑即蒙髑髏則冢之在楚可信矣按漢末黃巾之亂吳有許昇妻呂榮不辱于賊為所殺糜府君斂錢葬之嘉興南土人号義婦堰然則呂冢殆呂榮之冢其音聲相近遂譌榮為蒙爾地名之傳于今往往非昔即以嘉興論如由拳之譌為油潭西埏之譌為西縣蹲賓之譌為蒸餅射襄之譌為壽香新塍之譌為新城徐彎廟之譌為徐偃王廟蓋不可勝數矣書以俟記地志者正之

辨

尚書古文辨

尚書古文出孔子壁中安國孔子後悉得其書考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以授都尉朝倪寬于時司馬遷亦從

安國問故班固謂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
古文說攷諸史記于五帝本紀載堯典舜典文于夏本紀載
禹貢臯陶謨益稷甘誓文于殷本紀載湯誓高宗彤日西伯
戡黎文于周本紀載牧誓甫刑文于魯周公世家載金縢無
逸費誓文于燕召公世家載君奭文于宋微子世家載微子
洪範文凡此皆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乃孔壁之真古文也
然其所載不出二十九篇外惟湯誥載其文百三十字太誓
載其文九十七字良由十六篇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
國不敢私授諸人故自膠州庸生而下至于桑欽所習者仍
二十九篇而已東漢之初扶風杜林得漆書于西州以授徐
巡衛宏于是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康成注解餘若尹敏孫
期丁鴻劉祐張楷孔喬周磐類從漆書之學初不本于安國

而孔穎達正義謬稱孔所傳者賈逵馬融等皆是又言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由穎達不察見古文字即以為安國所傳亦舛疎甚矣漆書古文雖不詳其篇數而馬鄭所注實依是書陸氏釋文采馬氏注甚多然惟今文暨小序有注亦無一語及增多篇文是賈馬鄭諸家未覩孔氏古文者也後漢書孔僖傳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與僖子季彥問荅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以內皆為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彥荅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賴吾家世世獨修之若是則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于講論之頃一進

之至尊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僖家古義亦無異
博士所傳之篇目是僖亦未覩孔氏增多之古文也趙岐注
孟子高誘注呂覽杜預注左傳遇孔氏增多篇內文皆曰逸
書惟許慎說文序謂易稱孟氏書孔氏詩毛氏夫以賈馬鄭
諸儒均未之見許氏何由獨得之其撰五經異義于舜典禋
于六宗一云六宗者上不謂天下不謂地旁不謂四方居中
恍惚助陰陽變化此歐陽生大小夏侯氏說也一云古尚書
說六宗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
海也日月爲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山爲山宗湖海爲水宗
所謂古尚書說者賈逵之說本之漆書者也使許氏稱孔氏
書則四時寒暑日月星水旱之氣亦必舉之矣乃僅述歐陽
夏侯賈氏之說則慎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譙周五經然否

論援古文書說以證成王冠期攷今孔傳無之則周亦未見
孔氏古文者也正義謂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
紀綱爲夏太康時然攷陸氏釋文所引王注不一並無及于
增多篇內隻字則肅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正義又云古文
尚書鄭沖所授沖在高貴鄉公時業拜司空高貴鄉公講尚
書沖執經親授與鄭小同俱被賜使得孔氏增多之書何難
上進其後官至太傅祿比郡公几杖安車備極榮遇其與孔
邕曹羲荀顛何晏共集論語訓注奏之于朝何獨孔書止以
授蘇愉祕而不進又論語解雖列何晏之名沖實主之若孔
書旣得則或謂孔子章引書即應證以君陳之句不當復用
包咸之訓謂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矣竊疑沖亦未見孔氏
古文者也正義又引晉書皇甫謐從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

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夫士安旣得五十八篇之書篤信之宜于世紀均用其說乃孔傳謂堯年十六即位七十載求禪試舜三載自正月上日至堯崩二十八載堯死壽一百一十七歲而世紀則云堯年百一十八歲孔傳謂舜三十始見試用歷試二年攝位二十八年即位五十年升道南方巡守死于蒼梧之野而葬焉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則云舜年八十一即眞八十三而薦禹九十五而使禹攝政攝五年有苗氏叛南征崩于鳴條年百歲孔傳釋文命謂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則云足文履已故名文命字高密孔傳釋伯禹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則云堯封爲夏伯故謂之伯禹孔傳釋呂刑云呂侯爲天子司寇而世紀則云呂侯爲相所述多不相符竊疑謚亦未見孔氏古文者也

然則增多十六篇自漢迄西晉蔑有見者一旦東晉之初古文五十九篇俱出而并得孔氏受詔所作之傳學者有不踴躍稱快者乎於焉諸儒或說大義或成義疏或釋音義越唐及汴宋莫敢輕加擬議南渡以後新安朱子始疑之伸其說者吳棫趙汝談陳振孫諸家猶未甚也迨元之吳澄明之趙汭梅鶯鄭瑗歸有光羅敦仁則攻之不遺餘力矣蓋自徐邈注尚書逸篇三卷晉人因而綴輯若拾遺秉滯穗以作飯集雉頭狐腋以爲裘于大義無乖而遺言足取似可以無攻也論其大略傳文之可疑者安國嘗注論語矣堯曰篇予小子履十句注云是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若此而傳以釋湯誥在克夏之後雖有周親二句注云親而不賢則誅之管蔡是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而傳則云紂至親雖多

不如周家之多仁人傳注出自一人之手而異其辭何與史
記殷本紀殷之太師少師持其祭器奔周周本紀紂殺比干
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奔周宋世家微子數諫紂
紂弗聽及去未能自決乃問于太師少師太師少師勸微子
去遂行則今文微子篇所云父師少師自有其人史遷受書
于安國其說必本于安國也乃今孔傳云父師太師三公箕
子也少師孤卿比干也夫三仁皆殷王子父師若係箕子殷
人尚質其語兄之子必呼其名惟出于疵之口故稱微子曰
王子也班氏古今人表亦書太師疵少師強姓名流傳有自
而僞託孔傳者不知也至于賄肅慎之命注云東海駒驪扶
餘馭豹之屬武王克商皆通道焉攷周書王會篇北有稷慎
東則濊良而已此時未必即有駒驪扶餘之名且駒驪主朱

蒙以漢元帝建昭二年始建國号載東國史略安國承詔作書傳時恐駟驪扶餘尚未通于上國況武王克商之日乎序文之可疑者三墳言大道五典言常道遯辭易窮分之無可分也讚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無稽勿聽刺之無可刺也古文之存于今者惟岫嶁禹碑奇古難識其諸壇山石岐陽獵碣以及夏殷周鼎鐘黼鬲敦卣盤匱之屬並不作科斗文何獨孔壁所藏書獨用之殆不過張皇其辭以欺惑後世焉爾又言以所聞伏生之書攷論文義定其可知者此金華王柏所云古文之書初無補于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者已且如司馬氏問故于安國載入史記諸篇字句多別今四十九篇中凡今文所有悉與伏生所授無異辭則作序者初不見孔壁古文僅增多二十五篇而已且班固漢志劉歆

移太常博士書荀悅漢紀顏師古注漢書增多祇十六篇而安國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若是則諸家所云翻不足信也史記孔子世家稱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自序有云予述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又云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是安國之卒本在太初以前若巫蠱事發乃征和二年距安國之沒當已久矣漢紀孝成帝三年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安國已沒而其家獻之漢書文選鈔本流傳偶脫去家字爾若班氏云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乃史家追述古文所以不列學官之故而序言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乃出自安國口中不亦刺繆甚乎自高齋十學士登之文選後之學者遂不敢非是不可以不辨

五穀辨

孟子百里奚自鬻于秦養牲者五羊之皮食牛趙岐注人言百里奚自賣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自賣句截五穀羊皮爲人養牛蓋言衣此食牛也朱子集注云人言其自賣于秦養牲者之家得五羊之皮而爲之食牛殆言因自鬻得五羊之皮解者遂疑鬻身止得五羊皮非已屢屨歌云百里奚初娶我時五羊皮又曰西入秦五穀皮然則奚蓋服五羊之皮入秦者紉五羊爲裘毛之最豐而賤者所服也曩客代州言之李孔德孔德不以爲然偶讀范處義詩補傳釋羔羊之詩云素絲必以五言蓋合五羊之皮爲一裘循其合處以素絲爲英飾也百里奚衣五羊之皮爲秦養牲蓋仿古制古之羔裘其製甚精養牲者被五羊之皮蓋賤者之服而召南在位之君

子亦服之非節儉而何其說竟與子合按史記百里奚亡秦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楚遂許與之蓋百里奚在秦五羖其素所被服繆公慮楚不信故以奚所衣之服與之不然則五羖微物楚人豈貪之乎太原閻百詩好駁正注疏之失作孟子劄記書此質焉并以寄孔德

原

原教

始為三教之說者誰與其小人而無忌憚者與生民之初草衣而血食露處而野合聖人者出教之田里教之樹畜養生之本既具然後修道以明之其理身心性命其治家國天下

其端禮樂刑政其文易詩書禮春秋蓋自庖犧氏作而伊耆
軒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數聖人損益之而教已大
備初未嘗有所不足必待佛老之說以濟之也佛老者持過
高之論行不近人情之事不耕則無食不蠶則無衣無男女
則生人之道息無上下則紛爭之漸起以彼其說行之國中
蓋有時而窮則相率聚于中國食人之食居人之廬陽叛聖
人之言而陰收聖人之教之利愚者不察遂惑其說至等聖
人之教三之嗚呼彼之所奉者一而我之所奉者三曾彼之
勿若矣天下之理出乎剛則入乎柔出乎陽則入乎陰出乎
君子則入乎小人未有兩是者也惟內無所主則死生禍福
戰于中其初守道不篤持論兩端其究歸于無所忌憚而獲
罪名教當是非可否之際倡爲調停之說者未有不流爲小

人者也且所謂教者何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教而已矣舜命契曰敬敷五教孟子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故曰教以孝所以敬天下之爲人父者也教以弟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下之爲人君者也彼二氏者旣已棄絕其人倫事物之常將何以副教之名哉子路問爲政夫子告之以正名謂名之不正至使民無所措其手足若是其甚也世之儒者誦聖人之言而安于三教之目其亦罪人矣夫

原刑

墨劓剕宮大辟非舜之五刑也舜以命臯陶者流也鞭也扑也贖也賊也象以典刑五者是已甫刑曰苗民勿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斯則劓剕椽黥之謂肉刑之始矣刑

者一成而不變聖人之所甚不忍也故就典刑命士流者宥
之鞭扑者贖之若夫怙終不悛則法在必誅賊之爲言殺也
春秋傳晉侯使鉏麇賊趙盾是也相古有虞之世畫象而民
知禁赭衣墨幪別其冠服使觸罪者知恥悔過得以自新自
五虐之刑作殘其形毀其體膚斷者不可復續終其身不敢
與士民齒將無所用恥焉彼夫劓則椽黥在苗民發聞惟腥
舜方哀矜庶戮之不辜務遏絕之豈反效尤而以至仁用至
不仁之法乎荀卿有云治古無肉刑而有象刑斯言是也乃
班固漢志援俗說著論以爲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
肉刑昔者鄭子產鑄刑書叔向非之其言曰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其云禹刑湯刑者初未嘗指爲肉
刑而班氏實之孔氏書傳稱呂侯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

贖刑之法夏刑大辟二百贖辟三百宮辟五百劓墨各千不知何所據依殆無稽之言爾愚考肉刑夏莫之用商亦無明徵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出古文尚書未足深信迨周官分職乃掌之司刑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刖者守圜然則肉刑其昉于周與穆王閱實其罪許罰以緩是亦不忍人之政矣蓋至漢而文帝始除之仁人哉俾五虐之刑絕于世可謂盡心焉已顧腐儒之論尚謂肉刑當復豈不謬哉作原刑告後之君子治書者兼可明孔傳之僞焉

原貞

表貞婦之里而旌其門自後世始也然則古人未之重與曰在易恒之大過曰恒其德貞婦人吉古之人以為從一而終者出乎義之宜無足異也曰女子未嫁而夫死終身不嫁焉

可謂異矣顧經傳亦莫之詳何與曰先王制禮用以防民之
所不足期合乎人事之宜而已未昏而夫死既葬而除服服
除而嫁人事之常也其或終身不嫁蓋禮之過焉者也此經
傳之所未詳也嗚呼自昏姻之禮廢而夫婦之道苦民至有
自獻其身者矣蒙之蠱曰見金夫不有躬貞也者後世之所
難雖過於禮焉苟合乎從一之義是則君子之所深取耳曰
古者女未廟見而死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
黨示未成婦也而況其未昏者乎謂之從可乎曰夫婦之道
守之以恒而始之以感夫男女異室無異火澤之相睽自將
之以行媒之言信之以父母之命委之以禽納之以純帛則
猶山澤之通氣其感與之理已深故曰男女睽而其志通也
因其所感不以死生異其志乃所謂恒其德也春秋僖公九

年書伯姬卒文公十有二年書子叔姬卒公羊穀梁二子傳
曰許嫁矣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禮女子未許嫁
而笄燕則鬢首許嫁笄而字則爲之纓蓋至嫁而後主人親
脫之凡此者明繫屬於人所以養貞一也則從之之義也曰
趨喪而哭禮與曰記有之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齊衰而弔
旣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斬衰而弔焉鄭康成范甯皆主其
說其誰曰不可也曰然則死可以合葬與曰周官媒氏掌萬
民之判禁遷葬與嫁殤者未昏而合葬是嫁殤也曰生不得
結其禭死不得同其葬是人事之最可憫者矣旌表焉不可
以已也曰此有司之事也彼女子之貞惟知一其志以恒夫
婦之道而已又豈樂有聞于鄉里而爲之者乎山陽高于雲
其兄之子昂聘大河衛蔣氏之女未娶而夭女趨喪而哭甚

哀自誓不嫁每歲寒食必往祭昂之墓年五十餘矣而有司
莫知也世儒拘牽之見謂女尚未嫁不當輒詣夫家撫棺而
哭而鄉里憫其守者謂死即可以合葬于昂之墓皆非也高
子習于禮而克明貞女之志故不請于有司乞予文述其事
子遂原貞女之志行合乎經義者告之而載之世史者不復
詳焉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論

書論一

書何以終費誓秦誓也說經者曰周之衰孔子有望于魯矣魯之衰孔子有望于秦矣聖人念焚書之酷雖知不免猶不能廢人事焉噫是非儒者之言也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達書名于四方鄭氏謂若堯典禹貢達此名使知之蓋書之名既達矣又慮其久而昧其義也乃命大行人九歲則諭書名然則百篇之書皆掌之外史而諭之行人非孔子所得而芟夷翦截黜除之也謂芟夷翦截黜除之者孔安國之序之文之僞也司馬遷稱孔子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

明言正集卷之五十一
繆編次其事而班固亦云序書則斷堯典書也者孔子非有
損益于其間特序之而已夏之書終以嗣征周之書終以費
誓秦誓無以異也周公作多士載于周書魯公作費誓亦得
載于周書無以異也且夫平淮徐一也召穆公程伯休父江
漢常武之篇錄于詩安在費誓之不可錄于書悔過一也衛
武公賓之初筵列于小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周書以無
足異之事而必謂聖人有心于望周望魯毋乃類于讖緯之
說乎秦師之襲鄭也過周北門左右免胄而下超乘者三百
人王孫滿譏其輕而無禮繆公蓋聞之矣其作誓曰佗佗勇
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則悔之之深匪徒以違蹇叔為憾也
意其封殽尸而還必告捷于天子而陳其誓辭遂得掌于史
而達之四方雖末由得其詳而要非孔子有意以秦誓終周

書則可信已

書論二

說書序者不一謂作自孔子者劉歆班固馬融鄭康成王肅
魏徵程顥董銖諸儒是也謂歷代史官轉相授受者林光朝
馬廷鸞也謂齊魯諸儒次第附會而作者金履祥也至朱子
持論謂決非夫子之言孔門之舊由是九峰蔡氏作書傳從
而去之按古者書序自為一篇列于全書之後故陸德明稱
馬鄭之徒百篇之序總為一卷至孔安國之傳出始引小序
分冠各篇之首後人習而不察遂謂伏生今文無序序與孔
氏傳並出不知漢孝武時即有之此史遷據以作夏殷周本
紀而馬氏于書小序有注見于陸氏釋文又鄭氏注周官引
書序文以證保傳故許謙云鄭氏不見古文而見百篇之序

攷馬鄭傳注本漆書古文是孔傳未上之時百篇之序先著于漢代初不與安國之書同時而出也自愚論之周官外史之職掌達書名于四方此書必有序而今百篇之序即外史所以達四方者其由來也古矣

詩論一

孔子刪詩之說倡自司馬子長歷代儒生莫敢異議惟朱子謂經孔子重新整理未見得刪與不刪又謂孔子不曾刪去只是刊定而已水心葉氏亦謂詩不因孔子而刪誠千古卓見也竊以詩者掌之王朝班之侯服小學大學之所諷誦冬夏之所教莫之有異故盟會聘問燕享列國之大夫賦詩見志不盡操其土風使孔子以一人之見取而刪之王朝列國之臣其孰信而從之者且如行以肆夏趨以采齊樂師所教

之樂儀也何不可施于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堂上有儀而門外無儀何也凡射王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蘋爲節今大小戴記載有貍首之辭未嘗與禮義悖而孔子于騶虞采蘋采蘋則存之于貍首獨去之俾王與大夫士有節而諸侯無節又何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大射儀乃歌鹿鳴三終乃管新宮三終而孔子於鹿鳴則存之於新宮則去之俾歌有詩而管無詩又何也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者故九夏掌於鐘師而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鄉飲酒之禮賓出奏陔鄉射之禮賓興奏陔大射之儀公升即席奏陔賓醉奏陔公入驚此又何不可施於禮義而孔子必刪之俾禮廢而樂缺又何也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歸

以祀其先王孔子殷人乃反以先世之所校歸祀其祖者刪其七篇而止存其五又何也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詩之合乎禮義者莫此若矣孔子既善其義而又刪之又何也且詩至於三千篇則輜軒之所采定不止於十三國矣而季札觀樂於魯所歌風詩無出十三國之外者又子所雅言一則曰詩三百再則曰誦詩三百未必定屬刪後之言況多至三千樂師蒙叟安能徧爲諷誦竊疑當日掌之王朝班之侯服者亦止於三百餘篇而已至歐陽子謂刪詩云者非止全篇刪去或篇刪其章或章刪其句或句刪其字此又不然詩云唐棣之華徧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惟其詩孔子未嘗刪故爲弟子雅言之也詩曰衣錦尚絅文之著也惟其詩孔子亦未嘗刪故子思子舉

而述之也詩云誰能秉國成今本無能字猶夫殷鑒不遠在
于夏后之世今本無于字非孔子去之也流傳既久偶脫去
爾昔者子夏親受詩于孔子矣其稱詩曰巧笑倩兮美目盼
子素以爲絢兮惟其句孔子亦未嘗刪故子夏所受之詩存
其辭以相質而孔子亟許其可與言詩初未以素絢之語有
害于義而斥之也由是觀之詩之逸也非孔子刪之可信已
然則詩何以逸也曰一則秦火之後竹帛無存而日誦者偶
遺忘也一則作者章句長短不齊而後之爲章句之學者必
比而齊之于句之從出者去之故也一則樂師蒙叟止記其
音節而亡其辭竇公之于樂惟記周官大司樂一篇而其餘
不知制氏則僅記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此樂章之所
闕獨多也且夫六詩之序自周官魯之次周商之次魯不自

孔子始也而後之論者若似乎私其宗國存其先祖而然尤刺繆之甚矣王制變禮易樂者為不從不從者君流今以太師之所陳大司樂之所教瞽矇之所諷誦輒取篇章句字而刪去之是變禮易樂也若移秦于魏唐之後檜後于陳豳後于檜其亦何所取義而孔子必更之噫衰周之際禮不期于壞而壞樂不期于崩而崩孔子方憂其放失考求之不暇而豈其刪之以自取不從之罪哉

詩論二

詩之有序不特毛傳為然說韓詩魯詩者亦莫不有序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蟋蟀刺奔女也黍離伯封作也雞鳴讒一作悅人也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此韓詩之序也楚

元王受詩于浮丘伯劉向元王之孫實爲魯詩其所撰新序以二子乘舟爲伋之傅母作黍離爲壽閔其兄作列女傳以芣苢爲蔡人妻作汝墳爲周南大夫妻作行露爲申人女作邶柏舟爲衛宣夫人作燕燕爲定姜送婦作式微爲黎莊公夫人及其傅母作大車爲息夫人作此皆本於魯詩之序也齊詩雖亡度當日經師亦必有序惟毛詩之序本乎子夏子夏習詩而明其義又能推原國史明乎得失之故試稽之尚書儀禮左氏內外傳孟子其說無不合毛詩出學者舍齊魯韓三家而從之以其有子夏之序不同乎三家也惟其序作于子夏子夏授詩于高行子此絲衣序有高子之言又子夏授曾申申授李克克授孟仲子此維天之命注有孟仲子之言皆以補師說之未及毛公因而存之不廢若夫南陔六詩

有其義而亡其辭則出自毛公足成之所謂有其義者據子夏之序也而論者多謂序作於衛宏夫毛詩雖後出亦在漢武時詩必有序而後可授受韓魯皆有序毛詩豈獨無序直至東漢之世侯宏之序以爲序乎

春秋論一

春秋之義莫大乎正名何以正之正之以天子之命而已列爵有五公侯伯子男天子所命也其進也惟天子得進之其黜也惟天子得黜之孔子特據之以大書于策以明天子之命故邾附庸也而進爲子滕薛來朝侯也其後滕降爲子薛降爲伯州虞郭小國也而稱公杞本公也而或降爲侯或降爲伯或降爲子或復爲伯他若于葵丘宋以公而稱子于溫于召陵陳以侯而稱子傳者見稱名之有異因之據例發義

于宋于陳則云在喪未葬也于州于虞于郭則云非爵也于
杞則云用尸禮也夫曰未葬稱子則桓公十有三年衛之宣
公未葬而書衛侯成公三年宋之文公衛之穆公皆未葬而
書宋公衛侯僖公二十五年衛文公既葬矣而盟于洮書衛
子是稱子不係乎葬不葬也夫謂舍國滅國被執雖生齊之
于死故稱公則紀侯大去其國不當復書侯譚子弦子溫子
夔子沈子胡子不當復書子小邾子執于宋徐子執于楚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執于晉皆不得復書爵也其曰杞成
公之卒賤之終其身也文公之來盟既已賤之矣其卒復書
伯其義何也成公文公之書子也以其用尸禮雖大曰子也
其先公降而侯侯降而伯其義何也之衆說者皆由尊聖人
之過謂聖人可以意予奪之進以示褒黜以示貶測之愈深

而離之益遠矣方周末衰諸侯不享覲者一貶其爵再削其地至于不朝者三則六師移之迨後戰于繻葛敗績于貿戎而成周之禾溫之麥可芟而踐六師既不能移土地又不能削惟爵號之存猶可操其柄則因其罪貶之當日之諸侯未肯降心以從天子之命其盟會慶弔來告于宗國必仍其舊而莫之改孔子則因其時而考其事書其爵以正其名凡王之未嘗黜者雖州虞之細猶得稱公其既黜者杞雖二王之後迭降為子俾知王命之不可犯僭稱之不足恃以取信後世而當時之亂臣強國知所懼焉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曰然則宋陳稱子不_以在喪未葬歟曰諸侯即位必命之天子既葬而稱子未受命于王也受命矣則雖未葬可以書爵宋公衛侯是也子言之矣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夫以君之所司而在下之權得以進退子奪之則孔子先自處于無王何以使亂臣強國知懼而示信于後世乎顧羣儒之說猶紛紛附會之不一此乃孔子所云罪我者也

春秋論二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賻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傳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

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隊文武成康之訓而于同姓異姓之國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禴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于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為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既贈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含贈之贈周之于魯其禮不為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于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賻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人有德于己猶不可忘況

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爲已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葬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号令于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于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于楚也昔孔子從祭于魯膳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于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賑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于魯也夫不以久

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
之謗史爾安在其為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賻非譏子
言則然矣求車何為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于
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家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
仍以家父為使魯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即以奉使之入
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春秋論

所以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莫善乎春秋昔者魯之文姜
通乎齊襄遂啓彭生之禍而且孫于齊享于祝丘會于禚于
防于穀甚至如京師其游敖也無節當時國人傳聞桓公有
同非吾子之言罔不疑莊公為齊侯之子將使主魯祀者莫
信為周公之後國惡孰大于是孔子有憂之從而辯焉不可

也諱之則疑者益甚乃爲著其事于春秋桓公六年九月書
曰子同生是已先是桓三年文姜歸魯齊侯出疆送其女桓
會于讙而親受之昏禮之始不爲不重矣逾三年而生莊公
莊公生十二年而桓公始會齊侯于濼爲之特書曰公與夫
人姜氏遂如齊足信會濼以前文姜未嘗一至齊而莊公之
生在文姜來歸後三歲其爲魯君之子不待辭說而顯可以
彰諸百世無惑此世子之生前乎此者不書後乎此者不書
惟于子同生書之噫易羊以黃湯羸以呂易司馬以牛其事
或未足深信惟無聖人之書法可以祛惑史沒其文斯人之
疑者益甚然後知春秋之爲功世道者大也

春秋論

四

以春秋爲春秋述也而謂之作何與古者列國各立之史魯

之克也衛之魚也號之噐也晉之蘇也黯也趙也狐也墨也
咸書國中之事以達于天子晉之乘也宋鄭之志也楚之書
也禱杙也燕齊魯之春秋也孔子既得百二十國寶書非不欲
成東周一代之史有柱下之老聃在不敢專也蓋嘗讀春秋
於老聃之前矣聃也踞竈觚而聽之又得丘明為之傳于是
作春秋之志乃定原魯史舊文不過所述者一國之事爾周
官邦國之志小史掌之四方之志外史掌之莫有刪裁會粹
而合于一者合之自孔子始前乎此者無之故言作也譬諸
後世紀輿地者一縣之志有焉一州一郡一路之志有焉其
分十三布政司撰者謂之通志是與百二十國寶書同也十
道九域大一統之志則竊取孔子春秋之例者也合百國之
春秋以奉君天下一人之垂法禮樂征伐雖出自諸侯大夫

而書天王以正其名書王正月以謹其始無異出自天子斯則天子之事矣乃或者以書爵書人書名書字書月書時進退子奪之權孔子悉得而主之凡此亦何預重輕不過就舊史之文仍之已爾或又以爲春秋孔氏之刑書不知王迹熄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特存其溫柔敦厚之遺意非過爲刻深之文也噫之人也之說也豈深于春秋者哉

秦始皇論

法制禁令所以防民之姦而非化民成俗之具也惟秦之爲國不本于道德而一任乎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始也刑則加于太子之師傅而范雎爲相棄逐君之母弟秦之君以爲法在焉師傅可刑母弟可逐而法不可易也其甚者荆軻以匕首劫始皇幾搃其胸環柱而走人情孰不急其君左右

之臣至寧視其君之死不敢操尺寸之兵上殿其與寇讎何異自當時視之以爲于法宜然無足怪也嗟夫方其初用事之臣惟知任法積之既久雖萬乘之尊爲法所制寧以身殉法而不敢易上下相殘甘爲衆惡之所歸以至于亡豈不哀哉蓋吾觀于始皇之焚詩書而深有感于其際也當周之衰聖王不作處士橫議孟氏以爲邪說誣民近于禽獸更數十年歷秦必有甚于孟氏所見者又從人之徒素以擯秦爲快不曰嫚秦則曰暴秦不曰虎狼秦則曰無道秦所以詬詈之者靡不至六國旣滅秦方以爲傷心之怨隱忍未發而諸儒復以事不師古交訕其非禍機一動李斯上言百家之說燔而詩書亦與之俱燼矣嗟乎李斯者荀卿之徒亦常習聞仁義之說豈必以焚詩書爲快哉彼之所深惡者百家之邪說

而非聖人之言彼之所坑者亂道之儒而非聖人之徒也特以爲詩書不燔則百家有所附會而儒生之紛綸不止勢使法不能出于一其忿然焚之不顧者懼黔首之議其法也彼始皇之初心豈若是其忍哉蓋其所重者法激而治之甘爲衆惡之所歸而不悔也嗚呼邪說之禍其存也無父無君使人陷于禽獸其發也至合聖人之書燼焉然則非秦焚之處士橫議者焚之也後之儒者不本乎聖賢之旨文其私說雜出乎浮屠老氏之學以眩于世天下任法之君多有使激而治之可不深慮也哉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市咸笑其怯母獨爲進食宜其有知

已之感千金之報不爲重也迨于楚爲郎中投漢爲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胯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爲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隆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蒞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僞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以爲信不死必不爲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衆寡莫測欲反則反

耳何藉豨爲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
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
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爲高帝所殺則雖菹醢無
憾其爲是言者深憾爲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
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衆人畜我
我故衆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
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揚雄論

以言取人僞之所從出也昔者太公誅任商華任于齊子產
誅鄧析于鄭孔子誅少正卯于魯聖賢所以彰刑罰大權者
豈好爲已甚哉無他深惡其言之不實而僞學之足以欺世
也揚雄之書誦法孔子自周秦以降折衷聖人而純于道德

者莫有過焉者也抑知其盡出于偽哉王莽將篡漢恭儉以下士雄之澹泊自守若無榮利動其中其初蓋欲悅莽之心及久未見用躁不能禁乃爲劇秦美新之文以獻媚前之所爲唐尊之柴車瓦器也後之所爲哀章劉秀之符命也其獨不得柄用者莽嘗與雄同爲郎莽之僞雄知之雄之僞莽亦習知之也莽作金縢大誥以自擬于周公雄作太玄法言以自比周易論語相率而爲僞焉爾矣投閣之事已爲當世所笑後之君子顧或有取于雄者徒以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安居而誦習周孔鄉曲之士能之迨事變猝至臨難而不失其正者希矣世之儒者幸生太平無事之日飽食暖衣無纖毫之憂患匡坐而談性命之學及其既沒門人弟子矜其迂闊腐爛之說歸然配食于孔氏之庭非是則俎豆不與焉

噫吾能必其言之不出于僞也邪

王弼論

毀譽者天下之公未可以一人之是非偏聽而附和之也孔
穎達有言傳易者更相祖述惟魏世王輔嗣之注獨冠古今
蓋漢儒言易或流入陰陽災異之說弼始暢以義理此伊川
程子語其徒學易先看王弼注也惟因范甯一言詆其罪深
桀紂出辭太激學者過信之讀其書者先橫高談理數祖尚
清虛八字於胸中謂其以老莊解易然弼既注易別注老子
義不相蒙未嘗以老莊解易也吾見橫渠張子之易說矣開
卷詮乾四德即引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二語中間
如谷神芻狗三十輒爲一轂高以下爲基皆老子之言在宋
之大儒何嘗不以老莊言易然則弼之罪亦何至深于桀紂

邪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訛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子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沉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齊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迥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廙辛毗華歆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

中即帝位武擔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
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
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馬謖違亮節度舉
動失宜爲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謖軍被罪借私隙咎亮
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
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爲王粲衛覲五人等立傳粲取
其興造制度覲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
僅於粲傳附書彼丁儀丁廙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
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
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旣
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戮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氏之責
壽予竊以爲未得其平也

曝書亭集卷第五十九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字跡極其模糊，無法辨識具體文字。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議

孔廟禮樂議

被孔子以王者之服冕十二旒衣十二章秉鎮圭而坐門列
戟二十有四褒崇之典古有行之者矣稽于禮可乎曰不可
孔子作春秋者也春秋之法僭忒者必誅人臣而被服等于
王者僭也曰然則享用十二籩舞用八佾殆不可乎曰是奚
不可周官大胥春入學舍菜合舞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
正習舞釋菜天子乃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夫釋
奠有樂而釋菜無樂者也惟以天子親往視學則合舞以重
之漢章帝元和二年幸魯祠孔子于闕里作六代之樂唐開

元中二京祭孔子牲太牢樂宮縣舞八佾明之初國學之祭
籩豆用十府州縣學之祭籩豆用八夏寅曰十二籩豆惟太
學可行若十三布政司各府行之則僭矣然則禮樂之隆殺
由于主祭者不係乎所祭神祇之爵位崇卑也夫社祭土稷
祭穀耕籍祭先農其神不必皆王者而天子祭之未嘗因神
祇之大小而殺其禮樂祭先師也亦宜若是焉已記曰君子
太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太牢而祭謂之攘是則府州縣學之
祭孔子籩豆用八可也用六可也樂舞用軒架可也用判架
可也至于太學則天子主之以天子之學行天子之禮奏天
子之樂享以十二籩舞以八佾何為而不可哉

曲阜設官議

孔氏子孫知仙源縣事自宋之初已然今循而不改知曲阜

縣事者必孔氏後也然其敝有二居其位法難行宗黨之間
其人賢久不得遷其人不肖上官以孔子之裔劾而去之恐
人之議其後則顧忌而不敢出將益無所畏憚而民受其害
敝一也知縣事者不必孔氏宗族之長族人
有罪或其伯兄
或其世父叔父或其從祖或無服而居祖父之行少者坐而
撻其長卑者讞而屈其尊干犯焉而不顧敝二也夫旣封上
公之爵一人錄五經博士二人不藉知縣事者以爲光榮矣
或謂褒崇之典行之久而不可易或又謂孔子之里不可使
他人臨之然則曲阜設官當何如曰曲阜魯之故都也周公
魯公者魯之先君也伯禽之少子食邑于東野曰東野氏孔
氏著而周公之後微居于曲阜物莫能兩大理固然爾今之
咸陽周公之墓在焉使徙其裔孫給之土田歲時灑埽無廢

三年有司擇子弟之通曉文義者貢之朝俾知曲阜縣事秩滿得遷替以周公之子孫治孔氏之里其于分也不紊其于吏治也無敝似亦策之可行者也

孺悲當從祀議

孔子之道著乎六經傳其業者自子夏兼通而外若子木之受易子開之習書傳禮子輿之述孝經子貢之問樂有若仲弓閔子騫言游之撰論語發明大義不越數子而已雜記曰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于是乎書則孺悲實傳經之一人也惟因論語紀悲欲見而孔子以疾辭疑孔子拒之門牆之外不屑教誨於焉孔氏家語司馬遷史記皆擯而不書以親受禮于孔子之儒不獲附一無表見之邾鄆燕狄庶樂諸子反得與配食之列斯則祀典之闕矣

且夫互鄉闕黨之童子未嘗無誨何獨悲之學禮以君命臨之反絕之已甚乎故夫禮有喪服綱也既授子夏作傳矣士喪禮目也以授悲目言其常而曾子問盡其變然後喪禮備矣噫悲一學禮而士喪禮之書傳其功豈小也哉且既授之禮則爲弟子禮六藝之一悲身通之學者毋徒泥論語之文謂悲不在弟子之列必合雜記論之而悲當配食于孔子之庶可信已

鄭康成不當罷從祀議

西漢學士大都專治一經兼經者自韓嬰申培后蒼孟卿膠東庸生瑕丘江翁而外蓋寥寥也至東漢而兼者漸多鄭康成出凡易書詩周官儀禮禮記論語孝經無不爲之注釋而又六藝七政有論毛詩有譜禘祫有議許慎五經異議有駁

臨孝存周禮有難何休之墨守膏肓廢疾或發或鍼或起可謂集諸儒之大成而大有功于經學者萬歲通天初州刺史史承節撰銘曰公之挺生大雅之懿囊括墳典精通奧祕六藝殊科五經通義小無不盡大無不備此天下之公言也惟其意主博通故于三統九章大傳中候以及易書禮緯靡不有述然其箋傳經自爲經緯自爲緯初不相雜第如七曜四游之晷度八能九錫之彌文三雍九室之遺制經師所未詳者則取諸緯候以明之蓋緯候亦有醇駁之不同康成所取特其醇者耳災祥神異之說未嘗濫及也或疑五帝之名近于怪然此在漢時著之祀典者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矧朝廷之典禮乎乃宋儒極口詆之浴及元朝隨聲附和至有以此罪之竟黜其從祀者其亦不仁甚矣不觀九峰蔡氏之

書傳乎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此洛書甄曜度尚
書考靈曜之文也黑道二去黃道北赤道二去黃道南白道
二去黃道西青道二去黃道東此河圖帝覽嬉之文也而蔡
氏引之於蔡氏乎何傷不觀新安文公之注楚辭乎崑崙者
地之中也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河
圖括地象之文也三足烏者陽精也此春秋元命苞之文而
文公引之於文公乎何損乃一偏之論在漢儒則有罪在宋
儒則無誅斯後學之心竊有未平矣況鄭氏之功文公成公
未有異議乃一程敏政罷之非萬世之公論也竊謂宜復其
從祀孔廟不當罷

經書取士議

五經垂世昔賢方之于海比之日月久而長新挹而不竭蓋

合義農軒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數聖人而成非一人一家之言也朱子注論語從禮記中摘出中庸大學爲之章句配以孟子題曰四書諄諄誨人以讀書之法先從四子始由是淳熙而後諸家解釋四書漸多於說經者矣元皇慶二年定爲考試程式凡漢人南人第一場試經疑二問于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出題並用朱氏章句集注經義一道各治一經若蒙古色目人第一場試經問五條以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內設問亦用朱氏章句則舍五經而專治四書矣明代因之學使者校士以及府州縣試專以四書發題惟鄉會試有經義四道然亦先四書而後經沿習既久士子于經義僅涉略而已至于習禮者恒刪去經文之大半習春秋者置左氏傳不觀問以事之本末茫然不知經學于是乎日微海其可

枯乎日月其可晦乎此學者之所深懼也禱昧之見斟今酌古謂試士之法宜仿洪武四年會試之例發題先五經而後四書學使府州縣衛宜經書並試亦先經後書蓋書所同而經所獨專精其所獨而同焉者不肯後于人則經義書義庶幾並治矣若夫元人之試經義詩以朱氏為主尚書以蔡氏為主周易以程氏朱氏為主三經兼用古注疏春秋許用三傳及胡氏傳禮記用古注疏迨明洪武中損益之春秋得兼用張洽集注禮記則用陳澔集說要仍不廢古注疏而永樂諸臣纂修大全類攘竊一家之書以為書廢注疏不采先與取士程式不協何得謂之大全乎所當覈諸書所本各還著書之人別事纂修可也

釋

釋圭

圭之為制不同而用之亦異天子大圭長至三尺土圭尺有五寸鎮圭裸圭四圭尺有二寸琬琰九寸鄭康成謂琰大者度尺二寸穀圭七寸兩圭五寸而命圭則自九寸以下爾雅圭大尺二寸謂之玠詩云錫爾介圭以作爾寶說者曰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也是凡尺有二寸以上皆天子之圭矣記贊大行曰圭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而琰圭以易行除慝鄭眾謂其有鋒芒則其厚且殺之又王所摺圭插于紳帶之間蓋其銳與劔相類所謂終葵首也考工記曰天子圭中必鄭氏謂以組約其中央以備失隊而典瑞駟圭璋璧琮琥璜之渠眉則以組穿聯六玉是凡為圭宜鑿好於肉然後可以組穿聯之也宛平孫先生藏古玉一相傳盜發成湯

墓得之傳世已久先生出以示予其光黝然若山玄而水蒼
長尺有二寸博二寸中鑿以孔可以穿組剡其上若芒刃殆
古琰圭之屬而尺寸過之疑即康成所云大琰者也昔湯既
伐三朶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而考父之頌曰受小球
大球又曰受小共大共釋之者曰小玉尺二寸圭由此觀之
是玉也焉知非詩書所云而成湯既沒納諸其墓者乎客有
先予觀者為賦玉劔歌予考桃氏為劔未聞攻玉玉劔之載
于六經者無之遂定以為圭作釋圭

釋齋

今人多以茹蔬不肉食為齋稽之古不爾也周禮膳夫掌王
之食飲膳羞王日一舉王齋日二舉殺牲盛饌曰舉蓋周制
王日食供一太牢遇朔加日食一等當兩太牢而散齋致齋

齋必變食故加牲體至三太牢是齋日仍肉食反有加矣論語齋必變食以下至不多食邢氏疏云此以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齋必嚴敬食之或致困病故不食其凡常不必然而孔子惟酒無量則齋日并酒亦飲之矣不飲酒不如葷出莊子文似未足據

釋棠

詩蔽芾甘棠毛公傳甘棠杜也鄭康成注北人謂之杜梨南人謂之棠梨爾雅杜赤棠郭璞曰今之杜梨也樊光曰赤者為杜白者為棠陸璣曰赤棠與白杜同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為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通志甘棠謂之棠梨又有沙棠廣志云如棠味如李無核竊疑今之蘋婆果即詩所云甘棠而俗呼沙果即沙棠呼檳子者乃赤

棠也其曰棠梨者以花似棠實似梨合而稱之爾

釋杭

爾雅杭魚毒郭璞注云杭大木子似栗生南方皮厚汁赤中
去聲藏卵果陸德明釋文云杭音元又作芫鄭樵注云今南人
謂之杭木其皮可煎汁藏梅三家之釋爾雅若是蓋杭之用
在子沈瑩臨海異物志云杭味似楮用其皮汁和鹽漬鴨子
裴淵廣州記云杭殼似栗赤色子大如栗散有棘刺破其外
皮肉白如脂肪著核不離賈思勰齊民要術作杭子法云杭
木皮淨洗細莖剉者取汁率二斗及熟下鹽一升和之汁極
冷內甕中浸鴨子一月煮而食之廣韻注杭木名出豫章煎
汁藏果不壞錢易南部新書云湖州歲貢黃杭子連蒂木瓜
故李景先戲蘇特曰使君貴部有三黃杭子五蒂木瓜左文

質吳興統紀云大曆元年進單黃杭子談鑰吳興志云唐歲貢單杭子一千三百五十顆重黃杭子一千三百顆樂史寰宇記湖州土產單杭子子嘗問之州人莫有識者洪邁容齋隨筆云杭如蒼耳益母莖榦不純漬以藏鴨子則染其外陶宗儀輟耕錄云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今無錫土俗猶然坊本爾雅乃譌杭為杭於是凡詮杭者皆以杭義釋之考諸顧野王玉篇於杭則注木名於杭則注州名二義固秩然不紊也若單黃重黃三黃則造杭子法有不同爾至若卞彬下酒以杭皮為肴則又專用皮已

說

名孫說二首

昆田生子三齡矣命之曰桐孫為之說曰天下之木莫良乎

梓桐也者梓之屬也榮木也易生而速長者也凡木本實者
未虛桐則枝之小者益堅孫枝所以貴也清明而始華未後
時也當暑而蔭炎熱之不附也鳳凰之羣游非桐不集琴瑟
之中呂非桐不宣日月之正閏非桐不辨產乎荒岡窮谷未
嘗有偃蹇憔悴之色及其自拔于百尺之表縈鄂之垂柯葉
之潤望之者愈見其可親也是非不材之木也矣詩曰其桐
其椅其實離離庶其蕃衍吾後乎

百穀之見于六經者秬秠麩芑荏菽麻麥秫蕡苽稭稊穉
而黍稷稻粱尤嘉穀之最也詩言穡事多先稷黍然頌豐年
者必及稌又釀者則以稻酒爲上而食稻比之衣錦稻之重
於時久矣吳田之宜莫良乎稻取以名次孫也可豳詩云十
月穫稻爲此春酒吾將以娛吾老焉

說硯

端州于今爲肇慶府山石多可製硯惟水巖最上水經鬱鬱溪東至高要縣爲大水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以束之峽勢將盡其左折而北趨有峰曰朝天巖端溪之水出其陰溪長一里許廣不盈丈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窺之止容一人俛伏捫而入積水灌其中凡取石必先以瓠汲水自內而外若傳杯然水旣涸熬豚膏然紙爲燈由穴而入中漸廣分三涂穿洞半里抵巖壁巖高三尺下上皆剝石不可鑿也鑿石之工多黃岡村民日役不過四十人坐臥偃側其內得石自內傳之外一如汲水法巖三尺石分三品焉上巖者質純而豔微紫中巖者質潤而凝色漸青下巖者質淡而細色近白有眼沉水觀之若有蘋藻浮動其中者是曰青花試以

墨若熬釜塗蠟者然斯爲美矣其餘紋不同紫氣奔而迴礪
謂之火捺聚而爲輪謂之金錢紫氣旣竭白氣次之謂之蕉
葉白凝綠若灑汁謂之翡翠白凝于綠纖而長者謂之玉帶
黃氣亘其上若虹謂之黃龍若縷謂之金線點墨癥相比謂
之雀斑丹若粟者謂之硃砂斑剝蝕如蟲噬謂之蟲蛀旁色
赭者謂之鮎血邊其爲眼不同有鸚鵡眼有鴉眼有象眼黃
謂之鴉碧謂之鸚鵡眼不貴黃也員者爲鸚鵡爲鴉長者
爲象眼不貴長也或三五其暈或七九其暈暈有奇而無偶
者也辨水巖者必于是驗之思過半矣朝天巖在水巖之南
產石易與水巖混亦有蟲蛀有玉帶有金線若翡翠似矣恨
微黃黃龍似矣恨燥蕉葉白火捺似矣恨模糊硃砂斑似矣
恨大眊其眼四旁若漬晴翳不明此淚眼也形體略備光采

全無此死眼也自此而外則屏風山背有石西坑有石北嶺
有石大抵拒墨者多向日視之見有若繁星者有若金銀氣
者其理麤其質燥其聲堅響其色深紫或如豬肝或如黛綠
或如敗錦或間道如松木紋皆石之下者也宣德巖在屏風
山半開自宣德年品在朝天巖之上山多虎患故歲久無采
者要之得水巖而諸山之石可廢得青花兼鸚鵡眼者而諸
品又可廢矣典水梅花坑去端溪四十里在三水縣境產石
亦有鸚鵡眼方之水巖無異也然徑尺之石眼或多至百數
光滑而易裂不知硯者惟眼是求挾之以爲希世之寶特宋
人之燕石耳予游嶺表正值采硯時購水巖石百餘久盡散
去海鹽周生從予學詩以端石硯爲贄乃追憶舊日所得爲
說示之俾審所擇焉

說舟示戴生鏞

西湖船製不一以色名者有明玉鎗金金勝寶勝大綠間綠游紅申屠仲權詩紅船撐入柳陰去釋道原詩水口紅船是妾家是也以形名者有龍頭白樂天詩小航船亦畫龍頭是也有鹿頭楊廉夫詩鹿頭湖船唱叔郎是也有燕尾張思廉詩斜日輕風燕尾船是也形色雜者有百花十樣錦錢復亨詩誰家樓外停歌舞又上西湖十錦船是也以姓名者有黃船董船劉船見吳自牧夢梁錄蓋大者謂之頭船尤大者賈秋壑所造車船也車船棚上無人撐駕但用車輪脚踏而行其速如飛小者謂之瓜皮船廉夫詩小小渡船如缺瓜歐陽彥珍詩瓜皮船子送琵琶張大本詩瓜皮小船歌竹枝周正道詩瓜皮船小水中央是也又有總宜船取東坡居士澹妝

濃抹總相宜之句名焉李宗表詩總宜船中載酒波凌彥翀
詩幾度涌金門外望居民猶說總宜船是也泗水潛夫述武
林舊事值探春競渡日畫橈櫂比如魚鱗無行舟之路楊謹
思詩大船撾鼓銀酒缸小船吹篴紅繡牕今則敗舫數艘無
復徵歌按舞者矣

說緯

緯識之書相傳始于西漢哀平之際而小黄門譙敏碑稱其
先故國師譙贛深明典奧識錄圖緯能精微天意傳道與京
君明則是緯識遠本于譙氏京氏也徵之于史如亡秦者胡
明年祖龍死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已爲緯識兆其端矣迨新
莽之篡丹書白石金匱銅符海內四出于是劉京謝蹏臧洪
哀章甄尋西門君惠等爭言符命遂遣五威將軍王奇等乘

乾文車駕坤六馬將軍持節稱天一之使帥持幢稱五帝之使頒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不過藉以愚一時之耳目爾乃光武篤信不疑至讀之庶下終東漢之世以通七緯者為內學通五經者為外學蓋自桓譚張衡而外鮮不為所惑焉其見于范史者無論謝承後漢書稱姚浚尤明圖緯祕奧又稱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載稽之碑碣于有道先生郭泰則云考覽六經探綜圖緯于太傅胡廣則云探孔子之房奧于琅邪王傳蔡朗則云包洞典籍刊摘沉祕于中郎周勰則云總六經之要括河洛之機于大鴻臚李休則云既綜七籍又精羣緯于國三老素良則云親執經緯彙括在手于太尉楊震則云明河洛緯度窮神知變于山陽太守祝睦則云七典並立又云該洞七典探蹟窮神于成陽令唐扶則云綜緯河

洛咀嚼七經于酸棗令劉熊則云敦五經之緯圖兼古業覈
其妙七業勃然而興于高陽令楊著則云窮七道之奧于郃
陽令曹全則云甄極苾緯靡文不綜于藁長蔡湛則云少耽
七典于從事武梁則云兼通河洛于冀州從事張表則云該
覽羣緯靡不究窮于廣漢屬國都尉丁魴則云兼究祕緯于
廣漢屬國候李翊則云通經綜緯至于頌孔子之聖稱其鈞
河摘洛蓋當時之論咸以內學爲重及昭烈即位羣臣勸進
廣引洛書孝經緯文蕭綺所云讖辭煩手漢末不誣也然鄭
康成注周官目孝經緯爲說賈公彥疏以漢時禁緯故則又
未始不禁之矣自晉以降其學寢微然釋慧皎作高僧傳稱
法護博覽六經游心七籍沈約作宋書于天文五行符瑞亦
備引緯候之說蕭子顯南齊書志亦然而周續之兼通五經

五緯号爲十經直至隋焚禁之後流傳漸罕乃孔氏穎達賈

氏公彦徐氏彦猶援以釋經杜氏公瞻歐陽氏詢虞氏世南

徐氏堅編輯類書間亦引證今則樊英傳注所載隋唐經籍

志所錄太平御覽所采學士大夫能舉其名者寡矣

策問

康熙二十年江南鄉試策問三首

問聖人之學莫備乎經漢世專一經者立博士而兼長經義者莫若鄭康成然多以漢法解經又采讖緯之說爲後儒所憎唐孔穎達等撰五經正義儀禮周禮則賈公彦成之至宋邢昺疏其未備而經義始完歐陽修謂所載既博所擇不精異乎正義之名請悉刪讖緯之文使無駁雜今五經取士一本宋儒之傳注可謂醇矣考之明洪武中科舉程式春秋不

遺三傳書主蔡傳而不遺注疏禮則專主注疏是漢唐諸儒之說仍多兼習今注疏雖頒學官而士之肄業者鮮矣或如歐陽氏之說刪其駁雜飭經師講習而兼通之不更愈與餘若易初主程朱傳義其後本義單行而習程傳者漸寡春秋初主胡傳及張洽集注其後胡氏傳單行而治張注者無聞亦宜酌其舊俾兩家互爲發明可與且宋元之說經者多矣孰同孰異孰繁孰簡孰無悖于傳注孰能發明傳注所不及其槩可得而言與五經大全論者謂惟春秋最善蓋本于汪克寬之纂疏其餘諸經所采羣儒之說果其大備而一無剩義與抑尚有待于補緝與我

皇上聖學懋勤蚤夜孜孜與儒臣講繹羣經旣以四書尚書講義頒示天下文武大臣茲者易義又將刊布其于詩禮春

秋當次第編纂夫儒生誦習經義其首務也探其淵源必能舉其條目其詳言之毋隱

問江南田賦較他省獨多賦額既多逋課不少下江諸郡積欠動盈萬億說者謂害釀于賈似道經界推排之法或謂明太祖憾吳民爲張士誠固守籍沒豪族田按私入之簿以爲額徵故賦特重其後因巡撫周忱之請蘇松等府官田準民田起科行之二百餘年矣今舊額未增而民力日敝何與意者有司之催科未盡善與往時歲額不完疑爲巨室豪右抗緩不納自奏銷處分一案所以懲創者至矣江南紳士惟恐輸將之後而歲額不完如故何與或謂西北大郡賦額不過數萬而江南一邑有多至四十餘萬者宜其日事催徵不足夫松江之華亭不嘗析爲婁縣乎旣析之後未見徵輸之如

明書亭集卷六十一
十一
額則又何也比者旱溢頻仍不得不以荒歲之逋賦請帶徵于嗣歲然田壤之收穫止有此數嗣歲未必屢豐則舊逋未完而新課又欠矣將何術而使國用民力交無絀與至若大江以北邳徐鳳泗蒿萊彌望隸之軍而軍不屯歸之民而民不墾招徠開墾之法又何策而可稍幾于江以南諸郡與多士見聞所習利弊必洞然于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欲亟聞也

問黃河之患前代山東河南或時有衝決今則江南獨被其害矣明永樂中陳瑄轉漕東南欲避遮洋之險鑿清河縣南之淮與河會而淮黃遂為運道之咽喉國家漕運仍明之舊而頻年河患傾堤潰防歲費帑金累數百萬明代河溢于淮則病在運河溢于泗則患在陵今治河者無陵寢之虞惟

運是亟則力所專施宜其事半功倍矣顧工力之煩歲月之
久反有艱于昔者何與隆萬間潘季馴凡四治河河無不治
惟守固隄束水藉水刷沙之法今其說具在惟是河挾沁汴
泗沂諸水其勢易強而淮水源獨流長其勢易弱然則藉淮
刷河之說誠不足恃欲河之治必循季馴故智而後可與抑
分黃導淮別自有策與往時盜決河防者罪止杖與徒而已
後以法輕易犯改從充軍今之法較昔愈嚴矣乃衝潰日告
且新堤方築而故堤旋決綢繆何法而使新舊交固與淮揚
之田半為波臣所汨此江南之大患也淮流何以遏歸仁高
堰何以護雲梯之關何以通河之害何以去諸生其悉陳利
害以為當宁獻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一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頌

御書大字蘭亭頌

并序

臣聞邃古之初首傳羲畫結繩而後丕煥堯文河則龍筴告
期山則螺書徧刻禹功甫奏爰題岫嶁之碑周道方興厥有
岐陽之鼓寫晉祠之記樹碣修廊磨岱宗之崖琢銘絕壁頌
鏤文之紅管賜飛白於玉堂間有工書莫由造極我

皇上日新盛德天縱多能四海同文治軼唐虞之上

萬幾餘暇心游翰墨之中

睿藻光華曜六文而首出

奎章景鑠包八體以高騫翠珉表闕里之庭銀榜徧名山之

字允矣帝王第一卓哉今古無雙蓋自倉頡沮涌以來洎乎
鍾繇張芝而外六郗三謝非無典午名流一字萬殊祇有會
稽內史冠書家而獨立集字學之大成永和九年暮春三月
循洛師之舊典會江左之羣賢列坐流觴暢幽情於禊事興
酣落筆傳醉本之蘭亭逮至再書終焉莫及賺來御史宜酬
金縷之絢攜自率更足比支機之石馮湯趙葛各有臨摹褚
薛顏楊終難髣髴且偏旁之互異或肥瘦之失中要皆徑寸
之書罕覩非常之蹟

皇上御帝鴻之墨海挾漢殿之璇跗用璧宮牋

特書禊序作擘窠之字悉中準繩揮垂露之毫不踰矩得
心應手入化窮神雖曰臨書實超真蹟昔桑世昌著錄四十
五家攷陶宗儀所陳百十七本自瞻

御墨盡在下風使右軍更生亦當閣筆假常侍而在難免登
牀爰遴畫省之員俾刻崇山之麓光同五緯麗並三辰於是
相彼名區斲林屋青瓊之版載來巨浸駕吳江赤馬之船神
魚吹浪以通波健掣服襄而轉轂遂歷樵風之境誕經曇礪
之村鈎摹不爽夫纖微鐫勒無差乎苗髮蔭之華棟承以豐
跌庇厥良材用新古蹟文石之牆百堵融丘之土再成修竹
扶疎高嶺千尋林以外清流左右太平萬歲字當中方閭苑
之池臺裔雲長護勝鴻都之車馬遐壤來觀臣近矚榮光欣
逢盛際對昭回之靈漢儼咫尺之

天顏敬綴蕪辭用揚懿美敢頌曰
聖矣我

后萬幾維勤一有餘暇翰墨必親迺

握乾符迺闡坤珍倬彼雲漢麗矣星辰金壺墨藪靡書不甄
謂晉禊序遺法可循手追心慕入妙通神拓爲大字

天矩一新螭盤虎踞鳳翥龍伸昔賢列宿我

后羲輪昔賢百谷我

后滄津爰即勝地勒以豐珉鶯墨之沼浮沫成淪有丹有腹
有倚有陳有莖有蕙有松有筠有蘋有藻有羽有鱗有赫
宸書鎮茲海垠三光輻輳七采璘彬吉雲環衛元氣彌綸如
稽山壽於千萬春

贊

御書贊爲李都運使作

并序

聖天子經乾緯坤精一之心形諸筆墨寶題銀榜若雲漢之
章于天在下者莫不覩矣然羣臣拜

賜雖多恒出 萬幾餘暇臨做法書至于尊重其人 特書
褒美則 異數也粵以屠維單闕之春 鑾輅幸浙金壺墨
海肆筆成書爰

賜節鎮方岳以下有差於時都轉運使臣濤獲

頒惠愛二字臣濤侍從舊員今職在司鹺膏脂不潤宜乎

天獎及之也 臣恭覽之餘謹拜手稽首而作贊曰

維天有漢麗于秋旻我

后宸畫昭回式鈞湛露之施豐草先被 殊錫褒嘉必于廉

吏

帝觀于河來浙豫遊言爲尚書事則春秋

帝曰咨濤汝

予侍從試郡股肱克綏有衆 命汝轉運天產汝司能惠而

愛

朕心是毗濤拜稽首起舞而蹈捧此奎文介圭匪寶裝之

玉躡琢以貞珉欽于世世貽萬子孫小臣述贊實惟舊史占

泰之交道長君子

退谷先生像贊

藤以為屋芥以為舟秋水是觀退谷是游娛老縣車之所藏
書萬卷之樓畫圖四壁金石千秋咸以為陶情之助而非玩
物之求蓋翁所志者纂微言于既墜黜異學于橫流故窮年
席研仰屋梁而著書不休其從翁游者訝傳神之微肖其未
登翁之堂者千里之表百世之下覩茲虬鬚鶴髮庶幾乎方
諸乎藏史之在周

謝柔則像贊

子乎誰乎嶷然不語其有所思乎游乎太行勾注之巔息乎
始寧山東之墅或耕于巖或釣于渚意其射的之仙人江東
之巢父乎

題吳處士于庭小像

先生聚書不分今古先生寫書必辨魚虎先生著書靡間寒
暑說春秋則踞竈觚而聽論甲子則書亥字而數籍題鈞黨
之名家本珪璋之府人見以為善病之維摩我謂是延齡之
桂父

煙雨歸耕圖自贊

盭有婦子居有環堵舍爾征衣荷蓑而走為力雖微其志則
堅粒食既足不期逢年咄哉斯人誰為徒者人或爾知百世
之下

箴

敬悅齋箴

同岑之木柯葉相樛同林之鳥鳴戛相求矧伊兄弟同居寢
食當念爾祖敬悅是式人有毀譽誣善則那式敬吾長其樂
如何有忿必懲有欲思窒務去驕矜毋易嘲叱一言快意四
坐傷心睚眦之怨禍乃相尋動容斯和出辭勿悖敬以入懷
悅以結愛昔在尼父行在孝經敬兄弟悅我言汝聆

醞舫箴

吾齋之中有客萃止能飲飲之不能者已弈屏楸枰博捐盧
雉豈無樂方令以經史賓有端言主無苛禮罔稱人惡罔諛
人喜第話桑麻勿論朝市勿湏勿沉曷哉君子

銘

南唐硯銘

羅紋之石長短省誰與琢者李少微

古林哥窯硯銘

叢臺澄泥鄴宮瓦未若哥窯古而雅綠如春波澗不瀉以石為之出其下

城硯銘 并序

城硯不知何城之甄修五尺廣二尺窪其頂以為池水周四面窪中有城硯二字旁列心正筆正心邪筆邪八字皆篆書相傳平江慧慶寺中物大學士文文肅公未第日讀書僧舍見而心賞之寺僧出長牋請公書卷以硯易焉乙酉兵後流轉人間休寧吳于庭購得之晚以贈予乃作銘曰
心正筆正出辭安定勿納于邪先民所命如見大賓一主乎

敬

先舍人太極圖硯銘

城隅故居舍諸香廚蠹魚棄如

以上二字句

斯則先子和墨伸紙草

復社廣交之書者也

史館硯銘

入巖幽割地肺潤雲油屏滓穢置史席長相須法東馬晞南
狐言必信辭毋費勒之銘歲己未

記注硯銘

事春秋言尚書史臣載筆寧南董之不如

貢院硯銘

大道之公吾是之背公為私吾恥之

南書房硯銘

正爾容毋足恭捫爾舌毋勦說禮義之不愆弱豪迺宣

松化石硯銘

截松肪守蒼精壽且貞保百齡

其故王勳丹西求

石城甌硯銘

秦對巖前輩所贈

石城甌古所陶以製硯利揮豪歲困敦月在畢故人遺我事
刊述勒休銘守勿失

翡翠硯銘

翠羽之苾苾石墨相著而黏貯之經險小言詹詹大言炎炎

梁吉士水巖硯銘

鸚之鵠之眸子瞭焉中有菁藻溶漾于淵比德于玉子居其

先

靳熊封蕉葉硯銘

暴書事集卷六十一

友石者君君我友澹若水斯可久

萬孝廉水巖硯銘

翡翠之飄如鷓鴣之斑如黃龍之宛宛如

松花江石硯銘

東北之美珣玕琪綠如隴右鸚鵡衣琢為平田水注茲三真
六草無不宜

歛硯銘

星源搨龍尾活勝石末

又

以為澀筆不留以為燥墨不收溫其如玉獲我所求

井田硯銘

畫井地犁耕牛服田力穡乃有秋

又
井爾井田爾田宜豐年

方硯銘

而德之溫而理之醇而守之堅雖磨之不磷以葆其貞

風字硯銘

動萬物莫若風我行四方惟汝從

沈覃九片雲硯銘

質雖薄氣則潤千秋名視方寸

周琴山鸚鵡硯銘

鸚鵡鸚鵡看不足再三浴

曹彞士澄泥硯銘

相古先民倉與沮手搏吉土書蟲魚山玄水蒼玉不如

汪叟硯銘

行則渙養則井君子之德庶幾可並

大耳硯銘

聃聃之耳滅釋之聞宣孔之旨

鮪血邊硯銘

邊幅不修吾豈汝尤

鳳尾硯銘付昆田

衆鳥有託爾安所棲鳳子鳳子

硯銘付桂孫

有石若茲何以玉爲

半月硯銘付稻孫

如月之恒君子之光以莫不增

白石硯銘

守其白毋近墨

紹泰甄硯銘

并序

吳興釋子穿池山中得墓甄數山上有紹泰紀年蕭梁敬帝時物也寒中琢以為硯竹垞老人銘之曰

秦羽陽漢未央魏之銅雀齊香姜製為硯質最良此紹泰甄更宜墨其背有黃龍不異端溪石

徐虹亭端溪硯銘

羚羊峽中如此石雖百碑磔不可易

陶硯銘

陶之始渾渾爾

鮒血硯銘

采諸深淵鮪血在邊前估百後估千

斧硯銘

斧雖缺曾琢月

張敏求員硯銘

是為張伯之璧且懷其一

方端硯銘

玉以為德君子之式

沃村硯銘

離煙三里山骨異石墨相著汁先膩筆縱字大且快意

徐七來索絢硯銘

九經之潭深若井子欲汲之有修綆

鼉磯石硯銘

靈鼉磯左海圍沐日浴月衆水歸我懷斯石置斐几金星繁
倍龍尾

著書硯銘

背鏡寫照

北垞南南垞北中有曝書亭空明無四壁八万卷家所儲鼠
銜薑獺祭魚壯而不學老著書一泓端州石晨夕心相於審
厥象授孫子千秋名身後事

珣叔硯銘

坎不盈兌為澤維心亨利講習

稻孫小硯銘

硯修二寸

青玉在案得矩之半

蟬坑硯銘

壯不學老而勤徒苦辛經小通仕不達罷朝謁投史筆歸田

廬日著書遠人徠石遺我蟬坑者炎洲翠點滴深界當心假
我年長對此石曰唯

靈璧石硯山銘

陰陽分白黑均置書案昌我文

求休石章銘

求休石不易方神或守之祠以羊彘有六尊有六勒嘉名長
壽穀

圖書匣銘

我言之不信人惟汝信爾體之克全我名斯全噫是其為先
生之執友而相保以百年者乎

子母印筒銘

子母印納諸腹其文中央周四角

新葬錢范銘

赤帝劔素王履葬頭禿均亡矣錢有范器獨存二千歲弗改
煎砂牀斑土花綠出巾箱翫不足

梅定九造日晷見贈書之以銘

日出湯谷次蒙汜自明及晦奔車不知幾万里以寸度之攝
其晷鼎也製器巧如是

書櫝銘

并序

予入史館以楷書手王綸自隨錄四方經進書綸善小詞宜
興陳其年見而擊節尋供事翰苑忌者潛請學士牛鈕形之
白簡遂罷予官歸田之後家無恒產聚書三十櫝老矣不能
徧讀也作銘曰

奪儂七品官寫我万卷書或默或語孰智孰愚

筆筒銘

筆之在案或側或頗猶人之無儀筒以束之如客得家閑彼
放心歸于無邪

銅水盂銘

方寸之金一勺之水惟靜恒存惟廉知止

錫書燈銘

人之有精猶膏之在檠養之既固溢爲聰明未聞膏竭而燈
猶有光者也戒之哉

烏絲筆格銘

毋側頗僻毋過不及

檀界尺銘

其徑直其德方以鎮物罔不臧

磬銘

人定初鼓鑿餘一擊再拊有心哉夫

朱碧山鼠齧田瓜觥銘

瓜蔓生瓜蒂結相鼠有齒瓜上齧碧山一老技稱絕魚鑰收
獸錦裹沽之哉曰不可

官窰花澆銘

潁予若魚尾之散餘霞潤予若海棠之過朝雨哥邪定邪寧
足比數亦何慚于柴汝

桃核酒器銘

桃有核當焦白毋或如豐侯之醉亂酣其身而亡其國

巢孝廉手製匏尊銘

孝廉諱鳴盛嘉興人名注復社崇禎
丙午舉于鄉乙酉後屏跡不入城市

巢五孝廉焚公車繞屋第種青葫蘆截為杯杓與俗殊叵羅

鑿落吾舍諸物微奚足貴難得高人製

杖銘

危我持顛爾扶遇坎則止見利勿趨

方竹杖銘

何者扶吾老藤亦好竹亦好一莖斲中園直方以爲寶

弩銘

唐也剛克夾也柔克不剛不柔茲器維則

古銅銃銘

雖有韓白爛其額雖有孫吳燂其膚誰銷茲器改煎尊壺

辭

醉司命辭

并序

醉司命者宋汴京故事也以涂月二十四日貼竈神于竈上

用酒醴塗竈門謂之醉司命

見幽蘭居士孟元老夢華錄

蓋自南渡後廢不行

矣家居逼歲除覩婦子祀竈迺作醉司命辭其文曰

臘鼓送寒明燈射牖月窮則涂其日在丑巫言是夕司命上天指掌翕舌謹告下人爾不神媚普及厥身於是主人整衣前揖而祝惴惴兢兢慍慍肅肅大夫都尉矧童是告神乃降而言曰子亦知子之過乎凡子所為吾闕其萌反愬于帝何患無名子如不信據觚而聽昔者二氣既分節運推斥上麗三辰下立四極百神繽紛如影投隙靡有大小各司其職顛頊之虛吾攸用宅帝臨在上下土是眇曰庖曰竈往哉汝監孰為有罪告子非讒吾軼雲輪吾馭風馬下視崇墉于斗分野戟門二八翔子之舍子之先世秩祀孔虔戶門并雷吾居一焉牲醴肥香有廩有筵有祝有相有籥有言及子之身流

離瑣尾自牧徂垆舍城而市粟主數遷誅茅長水無恒安息
遠近游遨持取吾土不思故巢朔雲東岱西濟汾洮南甌閩
粵抗石凌濤歸視其突未黔而跑子之比閭吾得款睇西家
主婦有媵有娣衰粉游紅玉瑱象掃鏡聽而子狄香在袂維
子之室有嫗無嬖簪蒿于蓬卓椎于髻炊彼廢屨不可瞻諦
瘠子羸孫愁苦終歲東有雲屋穴金十囊割蠟而爨刳腴以
嘗左鼎右盃楚苗吳稔釀用醞酒薦我黃羊嗟子終窶脫粟
糝羹并日而食或絕其糧勞薪不繼然之以糠煙反于宅鼻
嚏目眈南鄰北舍審音識曲越調吳歛哀絲豪竹迴腸蕩氣
娛我心目維子之家詩書是讀井臼晨喧機絞夜續尺口牙
牙寒號飢哭攪我夙宵蒙耳駭矚寒向不塞熱扇不通蛙鳴
礎下雪灑于牕無冬無夏上雨旁風嗟此局促栖我其中責

子之過寧有終窮主人聞言小大稽首翁謝于前姥拜于後爾乃鍊香以燒翦紙而焚錫餅粉荔雜糝上陳注餅以酒盛食于盆藉醴漉滓塗之竈門神遂陶然延霄奮舉前導嬌孫後隨六女帝召司命詢其所主凡有過愆爾其悉數司命入覲行步偶旅觀覲兩目醉不能語

零丁

零丁爲陸進士寅作

并序

錢唐陸先生圻字麗京一字景宣高尚之士也甲申後賣藥海寧之長安市會湖州有私撰明書者爲人告訐辭連先生旣而論釋游嶺南時前進士知臨清州事金君堡遁跡浮屠南雄陸太守世楷爲闢丹崖精舍緱鐵鎖以上先生依焉一夕夢至琳宮丹梯碧瓦中有神建龜蛇之旒寤對寺僧言狀

僧楚人謂曰此太和山也先生乃易道士衣往訪竟不知所
終其子寅舉進士既釋褐擬微服往求予早歲以詩古文辭
受知先生遂定忘年之款自辛丑夏一別水尚知歸先生獨
久不返爰效東漢戴良體代作零丁一篇授寅持以入楚云
寅也敬白零丁尺半紙敢告行路諸君子有父有父一去故
鄉不知幾千里日月逾邁二十五年矣請說軀體顏面皮軒
眉廣額豐兩頤口輔鬚鬚微有頰去時牡齒尚未落肩脾頗
亦肥平生不怒多笑嬉目無邪視頭無俱周尺一尋長過之
請說裳衣少新製大布寬袍淚長漬帶斷續繩衫裹臂孫孫
子子蟣蟲萃有時捫之擲在地兩襠敝袴雙足扉寒肌生粟
暑生癩婆留鄉語聽易分問以經術辭紛綸至若說易尤專
門方州蔀家味義根囊中口譜可等金匱文方不自秘恒活

人不昧財不逐禍緇衣黃冠無不可惠而能以消息聞為德者君報者我

答問

答陸修撰問

長洲陸子問禮于小長蘆朱叟曰子于父母記有致器三年之文先儒說禮莫有援經以伸其旨者何與叟曰子言之喪則致其哀記曰致哀所以能致器祭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器乎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荀子曰子之所以致重其親所以為至痛極也凡此皆以釋致喪也曰為君方器杜氏之釋例以天王之器諸侯不得越竟而奔修服於其國孔氏之疏以為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且疏曰方器謂比方父器信然否敢問答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微

子之問吾將明以告子昔者帝堯殂落四海遏密八音舜帥天下諸侯以爲堯三年罋於時十有二牧咸在周之成王崩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御王冊命同瑁旣收諸侯出廟門俟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其云執壤奠者以四方壤地所出而奠贄也報誥稱庶邦侯甸男衛者明匪獨畿內諸侯也故春秋傳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蓋雖庶方小侯皆入天子之國爲天王斬衰有別姓而哭詔大行人相其禮成周之制然也鄭游吉對士景伯曰靈王之罋吾先君簡公在楚先大夫印段實往敝邑之少卿也王吏不討恤所無也晉人不能詰由此言之簡公若非在楚而使其卿往難乎免于天吏之討矣秦昭襄之薨韓桓惠王衰經入弔祠春秋彼于事大國之禮且然矧天子乎

竊疑方器之名書云告爾四國多方詩云萬邦之方四方以無拂殆取諸此非比方父器之謂也陸子瞿然曰夫子之言禮信而有徵肯堂敬聞命矣既退命昆田書之用質言禮之君子

募疏

重修嘉興府儒學募疏

蓋聞文翁之化益部禮殿斯開何武之按揚州學官先即良以郡校三雍之外釋奠攸均宮牆數仞之防鳩工必固欲賢關之克振宜橫舍之聿新況乎樵李名區特書魯史嘉禾美号肇紀吳年祖龍長水之鄉駟馬開元之府吳會于焉分地斗牛從此占星戶戶讀書入井西之圖畫人人譚理擅江左之風流朱翁子在漢廷媿文名于東馬干令升之晉紀允典

午之南狐過寶花之倉百世猶懷陸贄訪靈芝之宅五湖尚
想丘爲而乃代降淳熙家傳正學林德久之言易輔傳貽之
說詩各繼微言共明經術皆由學校開設故能人文化成第
自開元大曆以來屢興揆日景山之役近則陳丹暗粉漸就
傾隳兼之上雨旁風交愁漏濕蓋少雙鴛之瓦甃虛五鳳之
甍一木旣所難支百堵允宜皆作乃敢謀于多士告之通都
爰及官僚共襄盛事或出史晨之家穀或率乙瑛之王錢聚
粒米而成山截鈎金而輸庫庶得授全模于梓匠度巨室之
几筵旣作泮宮當成史克之頌有嚴新廟重勒韓勅之碑謹
疏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一

汪克寬傳

汪克寬字仲裕一字德輔徽州祁門人幼而知禮晨必省父母長者在侍立不敢坐就塾曉行者過之書帷燭未滅也長從學胡炳文吳仲迓泰定三年秋舉江浙鄉試出鄧文原之門明年下第歎曰道不行曷著書立言以詒後世乃與金華許謙鄱陽朱公遷建康彭炳講論道學弟子著錄者曰盛所居山谷環繞學者稱之曰環谷先生陳友諒聞其名欲迎之遂由黟山避地太平之絃歌鎮洪武元年有薦于朝者辭不就二年正月以幣聘入史局史成不願仕賚金帛賜歸五年

冬以疾卒克寬邃于經學易有傳義音考詩有集傳音義會
通禮有周官類要經禮補逸春秋有纂疏提要左傳分紀諸
書惟春秋禮刊行其後永樂中胡廣等奉勅編纂大全攘纂
疏以爲官書罔上而不之察也

貝瓊傳

貝瓊一名闕字仲琚一字廷琚一字廷臣崇德人年四十八
始領鄉薦張士誠據吳累徵不就洪武三年召修元史六年
除國子監助教先是宋濂爲司業主建安熊氏之說謂伏羲
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咸宜秩祀于天子之
學議雖不行士大夫多有疑其說者瓊乃作釋奠解曰或欲
祀三皇于學以孔子配之可乎曰不可按周禮有道有德者
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故文王世子篇曰凡學春

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
有毛公書有伏生皆先師也又凡始立學者釋奠于先聖先
師釋者曰先聖若周公孔子下云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
則否蓋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
有夔伯益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奠之不同也是唐虞與
周所主先聖先師固無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載稽之史漢
魏之主取舍各異周孔迭為先聖孔顏互為先師若周公制
禮作樂宜享王者之祀於是罷周公升孔子配以顏子唐永
徽中復武德舊制顯慶二年以長孫無忌言正孔子為先聖
仍以周公配武王歷宋迄今釋奠孔子定為不易之典是唐
所主先聖先師已有定名未有及于三皇也夫三皇宜祀而
不得祀之于學也學始無孔子廟惟魯有廟然其教被于天

下非一國所得專者故天下通祀之學之有廟由孔子而建則宜以孔子爲先聖顏子爲先師而三皇不預也今欲崇三皇爲先聖使居孔子之上不足以褒其功降孔子爲先師使混于高堂生之列適所以貶其德故吾的然以爲不可也或曰古者祀舜于虞庠祀禹于夏學祀湯于殷學祀文王于東膠舜禹湯文並得祀于學何獨於三皇之祀非之曰周立四代之學故祀舜禹湯文今祀三皇將於何學與雖然三皇之功及於人者遠矣而領之於醫特主神農嘗藥之一事理固有未盡者宜定其制設官主之以豐其祀可也識者服其持論之正瓊又慨古樂不作徒有成均之名爲大韶賦見志九年改中都國子監助教勳臣子弟交憚之十一年九月致仕明年卒瓊與餘姚宋禧皆從學楊維禎之門瓊之論曰立言

不在蘄絕刻峭而平衍爲可觀不在荒唐險怪而豐腴爲可樂蓋學于維楨而不汙所好者也禧初名元禧字無逸元至正十年鄉貢除繁昌教諭之官一十九日即棄歸遭亂授徒自給洪武二年徵修元史分撰外國傳事畢還

王彝傳

王彝字常宗其先蜀人本姓陳氏父事元爲崑山州儒學教授遂遷嘉定洪武三年以布衣召修元史書成賜金幣遣還又薦入翰林以母老乞歸築歸養堂自号媯雖子閒居考求古制製冠巾衫裳帶履以服或謂之曰今人而不服今之服是得罪有司也天子嘗賜之織幣而不製爲服是隱君之賜也荅曰彝初未入仕布衣也而服斯服將以入麋鹿之羣焉君之賜其可褻乎彝蓋以自便也然古之意則存焉爾矣以

今之人而服之其可不自古其人與彞嘗游天台從學于孟
夢恂故其文特醇雅時楊維禎以文雄于東南從游者甚衆
彞作文妖一篇詆之辭曰天下所謂妖者狐而已矣然而文
有妖焉殆有過于狐者夫狐也俄而爲女婦世之男子不幸
而惑焉者莫不謂爲女婦則固見其黛綠朱白柔曼傾衍之
容所以妖者無乎不至故謂之真女婦也雖然以爲人也則
非人以爲女婦也則非女婦由其狡獪幻化爲之此狐之所
以妖也文者道之所在曷爲而妖哉浙之東西言文者必曰
楊先生予觀其文以淫辭譎語裂仁義反名實濁亂先聖之
道顧乃柔曼傾衍黛綠朱白狡獪幻化奄焉以自媚是狐而
女婦者也宜乎世之男子之惑之也予故曰會稽楊維禎之文
狐也文妖也噫狐之妖止於殺人之身若文之妖往往使後

生小子羣趨而競習焉其足以爲斯文禍匪淺小也文而可妖哉然妖固非文也世蓋有男子而弗惑者何憂焉魏觀知蘇州府事修孔子廟學作南門歲行鄉飲酒禮必請彛爲文觀誅彛與高啓俱伏法彛之被名續修元史也鄉人杜寅張簡與之俱寅字彥正青城人僑居吳縣洪武八年爲岐寧衛知事與經歷熊鼎並賜狐裘官至兵部侍郎簡字仲簡吳縣人初師張雨爲道士元季兵亂以母老歸養遂返巾服臨川饒介分守吳中自号醉樵延諸文士作歌簡詩擅場居首坐其次高啓其次楊基介贈簡黃金一餅啓白金三斤基一鎰簡自稱白羊山樵

趙堽傳

趙堽字伯友新喻人元至正中貢于鄉官上猶教諭人目爲

南郭先生洪武元年帝既平定朔方冬十一月詔發祕府所藏元十三朝實錄以宋濂王禕充總裁官徵山林遺逸之士纂修元史凡一十六人汪克寬胡翰宋禧陶凱陳基趙汭張文海徐尊生黃箎傅恕王錡傅著謝徽高啓曾魯壘與焉明年二月開局天界寺秋八月史成爲本紀三十有七卷志五十有三卷表六卷傳六十有三卷中書左丞相兼太子少師宣國公李善長奉表以進人賜白金文綺而順帝三十六年事無實錄可考於是翰林學士宋濂禮部尚書崔亮主事黃肅發凡舉例奏遣使呂復歐陽佑黃盅等一十二人徧行天下凡涉史事者悉送上官復至北平遣儒生危於等分行燕南北開局于故國子監凡詔令章疏拜罷奏請以及野史碑碣靡不采訪有涉蒙古書者譯而成文昇至行中書請官印

封識達京師三年二月仍命宋濂王禕充總裁官續成元史纂修一十五人朱右貝瓊朱世廉王廉王彝張孟兼高遜志李懋李汶張宣張簡杜寅俞寅殷弼堧仍與焉秋七月史成進上以卷計之紀十志五表二傳三十有六其前書未備者補完之有詔刊行仍人賜白金文綺張宣等得授官堧還田里六年秋九月詔編大明日曆以詹同宋濂充總裁官樂韶鳳充催纂官纂修凡七人吳伯宗朱右朱廉徐一夔孫作徐尊生堧復與其列十二月授翰林院編修七年夏五月朔日曆成既而帝以韻書比類失倫命儒臣十一人重加刊定翰林院侍講學士樂韶鳳宋濂待制王僎修撰李叔允編修朱右朱廉典簿瞿莊鄒孟達典籍孫蕢答祿與權堧又與焉八年九月遷靖江王府長史堧以宿學自布衣歷史官朝廷凡

有撰述輒與選嘗進甘露頌為太祖所稱高麗使臣來朝賜之燕樂作使臣以下國有喪辭壘曰小國之喪不廢大國之禮帝是之及為長史俾與宋濂等議定王國禮樂王游中都講武事有詔令壘從繼因詣闕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其非人臣禮宜下法司治罪帝特宥之

陳基傳

陳基字敬初臨海人從學黃潛游京師授經筵檢討既而歸里奉其母入吳教授諸生起行樞密府都事張士信鎮淮安基以江浙左右司員外郎參其軍事改參張士誠軍士誠稱王基諫止不從士誠欲殺之既而超授內史遷學士院學士洪武二年召入預修元史還卒于嘗熟縣河陽里基有文譽最為戴良所稱謂元之能文者虞揭黃柳繼之則莆田陳旅

新安程文臨川危素其後則基而已

高啓傳

高啓字季迪長洲人張士誠據平江承制以淮南行省參政饒介爲諮議參軍事介見啓詩驚異延爲上客啓謝去隱于吳淞江之青丘自号青丘子洪武元年冬詔修元史啓與里人謝徽傳著同被召徽字玄懿著字則明旣至分科修纂史成著還啓徽皆以布衣入內府教胄子時太子賓客梁貞兼祭酒事三年正月啓夢偕徽晨候午門貞在焉有揖之者曰二子當遷矣又顧貞曰諸生盡以屬公啓曰得無遠調乎曰煩傳開平王爾旣寤以告徽越三日率諸生立右順門俄而梁貞至傳帝命曰勅諸生出受業國子監隨悉引去明日將朝中使宣啓徽甚急曰有詔命開平王二子侍東宮學俾爾

二人授之經果如所夢逾月徽夢啓同被召至帝所帝持告身一紙竊視之其文有翰林院三字以授徽徽受之忘拜繼授啓啓拜而受之及寤亦以告啓越六日帝御奉天門中書右丞汪廣洋侍命中使召啓升帝曰諸儒在學久以布衣遊吾門可乎顧廣洋曰汝亟以翰林職處之因趨謝而徽以他事出不得拜明日啓徽皆除翰林編修又如所夢是年秋徽母吳夢中使昇二櫝以授徽以其一授啓發之各有白金徽又以告啓旣而帝御闕樓命中使召二人旣至擢啓戶部侍郎徽遷吏部郎中啓以年少未習握算辭徽亦辭帝允之各賜帑金命左丞相李善長給牒放還啓乃與徽連船歸于吳夢復驗方啓在史館最爲國史院侍講學士魏觀所知會觀出知蘇州府爲啓徙居城中夏侯里交接甚密觀改修府治啓

為作上梁文觀得罪誅啓連坐腰斬于市年三十有九徽復起國子監助教卒于官著歸為嘗熟教諭魏觀行鄉飲酒禮長洲教諭周敏侍其父南老著侍其父玉皆降而北面立觀禮者以為盛事歷仕山西潞安知州最後獨存啓善文尤工于詩徽稱其清遠縟麗縱橫百出若八駿追風而馳於時蜀人楊基徐賁潯陽張羽皆流寓于吳與啓齊名号吳中四傑

傅恕傳

傅恕字如心鄞縣人洪武二年以布衣詣闕陳治平十二策其一請罷榷鹽茶曰煮海為鹽采茶于山窮民以救凍餒非有所損于人而後世急功利之臣導其主設重典禁之罪乃與盜賊埒非先王之政也帝覽之喜命入史館同修元史史成出知博野縣事恕少日善飲及壯以三爵自限且為文以

戒曰小人哉傅恕也爾負學者之名何為乎沉湎于酒顛覆厥德上有垂白之親下有孩提之子疚中乃身雖悔曷及惟于古人是倣是則限以三爵罔敢少益歷觀載籍飲酒之失君嗜之而喪邦臣耽之而溺職而今而後縱鼎鑊在前刀鋸在側毋踰此限戒之必力庶幾不為狂藥所移而甘入小人之域博野兵革甫定恕為立學宮廣儲蓄招徠離析以勞卒于官旣斂惟遺殘書數卷貧不能歸葬百姓哀之斂錢瘞之于縣城之北

朱右傳

朱右字伯賢臨海人元至正末司教蕭山遂徙居上虞之五大夫市問學該洽尤長書禮春秋其文深醇精確簡而有度嘗曰學文不本諸經其猶翫培塿者忽嵩華之高矣乎故其

所作一以經爲本劉仁本駐師餘姚州作雩詠亭于龍泉左麓集名士四十有二人修禊賦詩右與焉洪武三年以宋濂薦召修元史史成乞還田里六年召修日曆除翰林院編修七年與修洪武正韻八年擢晉相府長史尋奉命同宋濂定議王國禮樂晉王隨太子游中都講武事右實從九年以疾卒葬蘭風鄉右嘗編性理本原揭河圖洛書于首次太極圖說次西東銘附以通書以正蒙爲未純不錄其嚴于論學若是又以深衣之制世代沿革襲以成俗無復古意乃援禮經及先儒之說求合古制使宜于今作深衣考學者稱焉

王廉傳

王廉字希陽青田人僑居上虞洪武二年用學士危素薦授翰林編修明年與修元史又明年偕典簿牛諒使安南還改

工部員外郎固辭出爲澠池縣丞十四年擢陝西左布政使
廉窮研經史所著迂論多闡先儒所未發其論金縢曰金縢
非古書也使周公而然非周公也夫公旣面卻二公穆卜以
爲未可戚我先王乃私告三王自以爲功此儉人佞子之所
爲也死生有命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則爲不知命且人子
有事于先王而可以圭璧要之乎則非達孝至于卜冊之書
旣曰公別爲壇墠則不于宗廟之中明矣不于宗廟乃私告
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告之冊而藏于宗廟又私啓之即
使金縢在廟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乃復凡六
年之久周人尚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而不啓金縢者即此
五端反復詳究頗疑金縢非古書也其論大夫士立廟略曰
天子諸侯宗廟之制中庸或問詳矣惟大夫士之制則不能

無疑焉王制曰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官師升適士
適士升大夫以次增立其廟因其理也適若先大夫既立三
廟矣其子孫乃無為大夫者而為適士為官師不當祭其廟
將毀其主乎抑存之乎毀之非禮也存之其誰宜哉存之而
主于宗子與禮支子不祭故支子之為大夫者有事于廟以
上牲祭于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然則
支子之為大夫者不得立廟矣宗子為大夫支子之大夫則
固可因其三廟而祭設宗子為適士為官師或一廟或二廟
所當祭者不過祖與禰也支子之大夫所當祭之曾祖宗子
既不當祭支子之大夫又不敢祭將闕之乎將遂以支子之
大夫所當祭而祭之乎闕之非禮也祭之又非適士官師之
宗子所宜祭也禮大夫欲祭高祖則省于君謂之干祿今欲

祭于曾亦將請于君與又宗子爲大夫其支子與之同行者亦爲大夫因之而祭三廟則固宜也苟宗子與支子其行不同等所祭之曾祖禰亦不同等則如之何竊意各隨見爲大夫者所宜祭之三廟而祭之宗子但爲之主祭耳主祭者惟宗子初不論其行之不同等也君子謂之善言禮廉無子卒葬杭州之西山

朱廉傳

朱廉一名世濂字伯清義烏人父同善學于許衡廉學于黃潛李文忠鎮嚴州薦授鈞臺書院山長洪武三年以續修元史召史成與徐尊生趙堦朱右乞還田里六年與修日曆授翰林院編修八年秋擢楚相府長史從楚王講武事于中都繼因奏事行中左門監察御史吉昌劾之詔勿問十一年三

月以耳聵賜致仕廉嘗扈從至鳳陽中塗作紀行詩以獻帝
覽之嘉歎遂和其詩徐尊生字大年淳安人先廉名議禮與
修元史日曆授以官辭洪武十年復以秀才舉宋濂將歸帝
問曰卿歸孰可代卿者濂以尊生對遂授翰林應奉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二

聖書卷之六十二

曰口... 外... 事... 舉...

... 十... 舉...

... 嘉... 味... 其... 大... 舉...

... 鳳... 中... 金... 於... 以...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

秀水 朱彝尊 錫鬯

傳二

戴良傳

戴良字叔能浦江人父暄與柳貫交命良受業于貫并從黃潛吳萊游又學詩于余闕旁及天文地理醫卜佛老之書貫卒良持心器三年元末以薦授淮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儒學提舉時太祖兵已定浙東良乃避地吳中久之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擴廓軍前不得達僑居昌樂洪武六年還變姓名隱四明山十五年徵入京試文詞留會同館命光祿給膳欲官之以老疾固辭忤旨明年四月卒于獄良世居金華九靈山下自号九靈山人元亡後不忘故君舊國所為詩文悲

涼感慨其自贊曰處榮辱而不二齊出處于一致歌黍離麥
秀之詩詠剝水殘山之句則于二子庶幾無媿同時江陰王
逢字原吉至正中臺臣薦其才稱疾辭避亂青龍江旋徙上
海築艸堂以居自号最閒園丁張士誠據吳逢爲畫策使降
元拒太祖士誠辟之不就元亡後賦詩激昂甚于良洪武十
五年以文字錄用有司敦迫上道子掖任通事司令以父老
叩頭乞請太祖命吏部符止之逢年七十元日自製壙銘是
歲卒

唐肅傳

唐肅字處敬先世家杭州新城遷于山陰博通經史劬究陰
陽醫卜書數之學兼工篆楷書元至正十九年中浙江鄉試
授杭州路黃岡書院山長轉嘉興路儒學正華雲龍定嘉興

肅內附例徙濠洪武三年召修禮樂書擢應奉翰林文字兼
國史院編修旋以疾失朝免官謫佃濠之瞿相山自号丹崖
居士歲餘卒年四十有四子愚士名之淳以字行嘗為韓國
公李善長草露布太祖異之問起草者誰也善長以實對帝
令飛騎召之使者未喻帝意械繫至京師愚士懼度不得免
道經其姑之門告使者止促其姑出曰善為斂尸愚士泣姑
亦泣行至東華門已曛黑入見帝明燈坐便殿問曰汝曾艸
露布耶對曰然俄而中官以短几置愚士前帝令坐授以封
諸王冊曰汝其潤色之對曰臣萬死不敢當帝曰姑旁注之
愚士乃奉命注畢仰視燭影中帝色喜良久乃出至姑家姑
為具酒食相慶焉愚士性孝友父死函骨歸葬于赤土山求
父遺文雖荒郵敗壁高厓斷石靡不蒐訪纂錄時時伏讀聲

淚悽咽聞者為之掩涕其留京師李景隆延以教其子方孝孺薦之於朝建文二年授翰林院侍讀明年病卒肅之未徙濠也與上虞謝肅齊名時号會稽二肅而愚士暨同里鎰績毛鉉蔡庸皆以善詩聞越人呼曰唐鎰毛蔡謝肅者字原功舉明經歷官福建按察司僉事出按漳泉有虎患肅移文告于神虎遁去坐事被逮太祖御文華殿親鞫之肅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請下法司乃下獄獄吏以布囊壓之死績三茅書院山長渙之子教授鄉里不干仕進所居西江草堂榜于門以賣文為活有得輒市酒娛賓客嘗有客至呼其字久不出窺之則其妻方拾破紙以代爇薪一笑而已其子師邵亦能詩鉉字鼎臣從唐肅授毛詩用薦官

錢宰傳

錢宰字子予又字伯均會稽人吳越王鏐十四世孫元至正間中甲科以親老教授鄉里洪武初徵修禮樂書尋以病還六年授國子監助教十年三月以年老告歸帝許之勅曰朕戡定四方即開學校延師儒俾勛賢子弟凡民俊秀莫不從學教以經史六藝助教宰在學數年綽有成效朕方喜諸生有所矜式而年滿七十懇辭還鄉特授文林郎國子博士致仕爾尚師表一鄉訓誘後進庶幾不媿古鄉大夫之教則朕猶有望焉二十三年召為會試考官二十七年有詔徵儒臣定正尚書蔡氏傳宰暨翰林編修張美和儒士揭軌等二十人皆被召既至帝語之曰爾等亦知天象乎奎壁之次黑氣凝焉久矣奎壁文章之府也今年春氣始除文運其當興

乎命開局翰林院賜宰等綺繒衣被入朝班侍衛之首讌坐
殿中時帝以海內太平思與民偕樂建酒樓十于城門外繼
又增建五樓令民沽酒接四方賓旅樓成其一曰醉仙命宰
等飲其上并給以鈔宰等各獻詩稱謝帝命禮部尚書任亨
泰諭旨諸儒有年耄思歸者先遣之僉對曰願留帝大悅書
成宰尋告歸帝命馳傳還里年九十六乃卒張美和名九韶
清江人用薦爲縣學教諭升國子監助教擢翰林院編修致
仕時年八十三帝諭之曰爾以衰暮之年日侍朕左右今去
矣朕將誰從其倚眷如此揭軌臨川人字孟同以明經授清
河主簿升知縣歸教授生徒時臨川許中麗字仲孚錄唐元
二代詩兼采時人所作題曰光岳英華集軌序之謂詩自漢
魏而下莫盛于唐唐之後莫盛於元蓋於宋金之詩無取焉

徐賁傳

徐賁字幼文自常州徙吳善画山水工詩張士誠辟之遂偕張羽入吳興羽居菁山賁蜀山築精舍于山麓洪武七年用薦起命廉訪山西歸檢其橐惟紀行詩一卷而已除給事中改監察御史按廣東尋改刑部主事出為河南布政司左參政進左布政使大將軍師出洮岷次河南以所司犒勞不時愬于帝竟下獄死賁留吳時家望齊門外與高啓王彝王行宋克閻巷相接日流連於文酒故以北郭名其詩集時張羽楊基亦來吳四方士聞之多卜鄰於是号北郭十友十友者長洲宋克字仲温工章草隸書擊劍走馬彈下飛鳥自号南宮生張士誠欲致之不能得洪武初徵為侍書出同知鳳翔府事崑山陳則字文度洪武六年以秀才舉任應天府治中

擢戶部侍郎尋謫大同府同知遷知府永嘉余堯臣字唐卿
呂珍保越堯臣居其幕下已而入吳洪武初官新鄭縣丞無
錫呂敏字志學不肯服元時服深衣幅巾爲道士洪武初掌
其縣教諭其一則釋道衍也

袁凱傳

袁凱字景文松江華亭人幼孤力學能詩嘗熟岑大本賦白
燕詩爲楊維禎所稱凱見笑曰未見體物之工也更賦一首
維禎亟賞之一時流播人呼袁白燕洪武三年以布衣拜監
察御史上疏曰國家戡定四方固資將帥之力今天下既平
將士多在京師精悍有餘其於君臣之禮尚未悉究臣請于
都督府延致通經學古之士朔望朝罷諸將赴都堂聽講經
史庶幾忠君愛國之心全身保家之道油然而生而不自知

也又曰小人犯罪固不可赦若老成長者或有過誤宜加矜
恕養其廉恥以收他日之功帝嘉納焉遂勅省臺聘儒士於
午門番直與諸將士說書一日帝慮囚畢命凱送皇太子覆
審太子遞減之凱還報帝問曰朕與太子孰是凱頓首曰陛
下法之正東宮心之慈帝以凱持兩端心不懌凱懼託疾歸
帝使人詞之佯狂得免凱貌癯而長身有才辯善諛歸田後
恒背戴方巾倒騎烏犍往來泒水上登九峰好事者圖以入
画凱詩絕去雕飾論者推爲明初詩人之冠同時華亭以詩
名者蜀府教授顧祿字謹中嘗過鄱陽湖賦詩太祖聞之命
盡進所作披之便殿遂以經進名集楚府左長史管訥字時
敏從楚王破銅鼓蠻諸將欲殄其餘黨訥固爭得免王曰管
長史一言活萬人必有後已而生子名延枝楚王育之宮中

長爲府紀善兩人者方之凱其詩遠不逮也

孫蕢傳

孫蕢字仲衍廣州順德人何真保南海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蕢爲真作書歸附永忠遂徵蕢教授廣州洪武三年舉鄉試授工部織染局使遷虹縣主簿選入爲翰林院典籍同修洪武正韻應制賦醉學士歌稱帝意既而復外補平原主簿坐事逮繫被旨輸左校版築蕭牆蕢望城門謳吟爲粵聲督工者以聞召至帝前陳所歌詩皆忠愛語釋之十五年授蘇州府經歷涼國公藍玉嘗索蕢題画玉誅蕢坐黨人伏法蕢以詩雄嶺表與河東王佐彥舉番禺黃哲庸之李德仲修趙介伯貞結社南園開抗風軒延一時名士所謂南園五先生也佐以父宦南雄占籍南海何真聘掌書記洪武初徵授給

事中帝賜學士宋濂黃馬親爲作歌命諸臣和佐詩成帝覽之特喜賜鈔一錠佐性不樂仕進居官二載恒曰早朝何如晏起章服詎勝蓑衣乃告歸帝復賜以鈔佐篤于行父歿貧不能殮有廖元正者爲治器事厝其棺于南雄之五里山佐事元正如父元正歿哀慕終其身哲好山水徧尋嶺表諸名山旣而北游止秦淮李善長汪廣洋交薦于太祖吳元年除翰林待制侍太子讀書尋兼典籤洪武初使青徐尋出知東阿縣遷東平府通判上疏言時務帝怒放歸尋召回山東以他事註誤寘于法哲北游時倚篷聽雪詫曰天下自然之奇音也歸構軒名聽雪篷學者稱雪篷先生德爲詩效李白李賀孫蕢嘲之曰子真混元皇帝雲孫也以薦除洛陽典史遷濟南府經歷自陳年老改就漢陽教諭秩滿改義寧縣教諭

明書其集卷之三
介屢薦不起坐累被逮道經南昌卒以子純貴贈監察御史
黃之被戮也其弟子新會黎貞抱持其尸裹之以衣殯于安山
之陽貞字彥晦嘗署縣學訓導事辭去築釣魚臺于宅南尋
坐累戍遼東比釋歸將抵家已暮取舟中酒先登所築臺對
月獨飲久之始叩門入貞嗜酒自号陶陶生一曰秫坡居士
又唐豫者字用之亦黃之弟子有孝行家居定鄉約以屬鄰
里冠昏器祭必準古人父在子雖老不得坐毋博奕毋飲酒
輸公賦必先鄉人化之稱曰樂澹先生

王蒙傳

王蒙字叔明湖州人趙孟頫之甥也敏于文不尚桀度工畫
山水兼善人物少日賦宮詞仁和俞友仁見之曰此唐人佳
句也遂以妹妻焉元末官理問遇亂隱居黃鶴山自稱黃鶴

山樵洪武初知泰安州事蒙嘗謁胡惟庸於私第與會稽郭傳僧知聰觀画惟庸伏法蒙坐是被逮瘦死獄中郭傳一名正傳字文遠洪武七年帝御武樓賜學士宋濂坐謂曰天下旣定朕方垂意宿學之士卿知其人乎對曰會稽有郭傳者其學有淵源其文雄贍新麗其議論根據六經異才也旣而濂持其文以進帝召見于謹身殿授翰林應奉直起居注遷兵部主事再遷考功監丞進監令出署湖廣布政司右參政

林鴻傳

林鴻字子羽福清人洪武初以人材薦授將樂縣儒學訓導歷禮部員外郎性脫落不善仕年未四十自免歸閩中善詩者數十才子鴻爲之冠十才子者閩鄭定侯官王褒唐泰長

樂高棟王恭陳亮永福王偁及鴻弟子周玄黃玄時人目爲
二玄者也鴻之論詩大指謂漢魏骨氣雖雄而菁華不足晉
祖玄虛宋尚條暢齊梁以下但務春華少秋實惟唐作者可
謂大成然貞觀尚習故陋神龍漸變常調開元天寶間聲律
大備學者當以是爲楷式閩人言詩者率本之鴻晉府引禮
舍人無錫浦源字長源慕鴻名踰嶺訪之造其門二玄請誦
所作曰吾家詩也以告鴻鴻延之入社鄭定字孟宣嘗爲陳
友定記室友定敗浮海亡交廣間久之還居長樂洪武中徵
授延平府儒學訓導歷齊府紀善遷國子助教王褒字中美
鴻之兄子壻也長沙學官遷知永豐縣永樂中召入預修大
典擢漢府紀善唐泰字亨仲洪武二十七年進士除行人歷
陝西按察司副使王恭字安中隱居七巖山自稱皆山樵者

永樂初以儒士薦起待詔翰林年六十餘矣王偁謂曰君得毋以會稽章綬故來邪對曰山中斧柯幸無恙也與修大典書成授翰林院典籍陳亮字景明自以故元儒生明興累詔不出作陳搏傳以見志結草屋滄洲中與三山耆彥爲九老會終其身獨不仕黃玄字玄之將樂人聞鴻棄官歸遂攜妻子居閩縣以歲貢官泉州儒學訓導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員外郎嘗挾書千卷止高棟家讀十年辭去盡棄其書曰在吾腹笥矣同時趙迪林敏陳仲宏鄭關林伯璟張友謙亦以能詩聞皆鴻之弟子

王偁傳

王偁字孟揚父翰仕元爲潮州路總管元亡浮海入閩留永福山中爲道士者十年太祖聞其賢詔有司強起之翰義不

仕二姓自刎死偁中洪武二十三年鄉試例當入國子監乞
歸養母母歿廬墓六年太宗即位以近臣薦召至京授國史
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命充總裁官久之坐罪謫交趾英國
公張輔辟居幕下偁詩文最爲解縉所喜縉出爲參議督餉
化州言偁于輔攜之入廣東縱游山水文皇帝聞之逮縉下
獄并及偁在獄數年竟瘐死其自述誄曰日者以干支推定
人禍福生歿謂吾年日皆庚迨于丙歲在閏逢麗于鶉火其
弗延矣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晝夜之理吾曷念之
述其系用自誄極以呼天之辭俾後之爲螻蟻爲烏鳶爲陽
侯所汨爲回祿所焚或返其骸或招其魂或藏其衣冠庶令
有考憫其志而哀之焉嗚呼孟揚古之人怙才者恒困于勿
施志大者顛頓之屢躋爾乏古人之才而尚其志焉得不奇

于時而諉于戾而負而君而負而親嗚呼誰其白之悠悠蒼天讀者爲之隕涕

孫作傳

孫作字大雅後以字行更字曰次知江陰人至正末挈家避兵于吳盡弃他物惟載敝書兩簾而已張士誠聞而廩祿之以母病謝去居松江洪武六年用禮部尚書牛諒薦召修日曆書成當授翰林院編修作以老病乞外遂除太平府儒學教授八年春選天下學官內任作與焉廷對第一授國子監助教尋命分教中都召還擢國子監司業十三年坐罪廢爲民十七年起翰林待詔終長樂縣儒學教諭作爲文醇正謹嚴動有據依弗苟異同或數年不獲一字及遇得意窮日夜筆硯不輟家人讓之則曰吾生丁亂離復憂飢寒既無益于

時又無聞於後是豈天所以生我意哉著東家子十二篇宋
濂比之法言通書其座右銘曰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
也潛靜以養其心強毅以篤其志去惡于人所不知之時誠
善于已所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
以移守毋矯僞以容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物能容所不能
容則過人其自贊畫像曰貧至於屢空而心富如萬鍾千馬
長不踰中人而志可奪三軍之帥此何得而然哉蓋庶幾乎
自返而無媿門人稱之曰清尚先生作同縣人張宣初名瑄
字藻仲洪武初以考禮徵尋入史局修元史時同館皆老成
耆儒宣年獨少帝親書其名召至殿廷授翰林編修呼爲小
秀才奉詔歸娶其妻松江府儒學訓導邵亨貞女也宣後坐
事謫濠道卒

葉子奇傳

葉子奇字世傑龍泉人用薦授巴陵主簿嘗作太玄本盲究
通衍皇極之說儒者稱之洪武十一年春有司祭城隍神羣
吏竊飲豬腦酒縣學生發其事子奇適至以株連就逮獄中
用瓦磨墨有得輒書事釋家居續成之号草木子其書稽上
下之儀星躔之軌律厯推步之驗陰陽五行生剋之運海嶽
浸瀆戎貊希有之物神鬼伸屈之理土石之變魚龍之怪芻
及釋老之書而歸于六籍兼記時事失得兵荒菑異曰草木
子者以草計時以木計歲以自況其生也里人王毅者字剛
叔從許謙游受理一分殊之盲子奇學于毅歎曰聖賢之學
不貴多聞以靜為主因自号曰靜齋

王洪傳

王洪字希範錢唐人八歲能文從胡粹中授春秋洪武三十年中進士除行人遷吏科給事中改翰林院檢討會修永樂大典充副總裁官歷修撰侍講尋左遷禮部儀制司主事尚書呂震奉命巡行陝西部務多決于洪帝奇其才詔作佛曲序洪難之爲同官所擠不進用得末疾以卒洪敏于才在翰林時帝方懷柔遠人屬國以方物貢者不絕麒麟白澤騶虞芝草醴泉凡有歌頌以命洪輒立就與解縉王偁王璉王達号東南五才子偁最自負獨推重洪不敢與齒洪嘗與嘗熟張洪論詩自誦所作比於漢魏張哂之未答復曰終不作六代語答曰子詩仿李白門牆尚未窺其奧也洪始屈服病亟時帝賜之藥物及卒賜以棺且給舟楫歸其喪達字達善無錫人洪武中以人才舉除大同府學訓導入爲國子監助教

文皇帝即位用姚廣孝薦擢翰林院編修帝問建文君過失對曰可與爲善但輔導非其人爾與修高皇帝實錄遷侍讀學士修大典充總裁官帝視太學坐彝倫堂行養老之禮達因獻視學頌永樂三年秋與王景同爲應天考試官四年春會試天下士復爲考試官五年夏以疾卒達性恭慎不飲酒薄滋味晚自号耐軒又曰天游道者居大同著筆疇三十二篇意主柔伏退遜頗近老氏之旨洪雖抗節立朝志甚卑遜其後縉倂璫三人皆獲罪死達與洪獨考終焉張洪字宗海擅經學洪武中坐事戍雲南以薦爲靖江王府教授永樂初以行人使日本還奉詔諭緬甸那羅塔六往始聽命仁宗即位召入爲翰林修撰年七十致仕

高棟傳

高棟字彥恢長樂人永樂初自布衣召入翰林為待詔更名
廷禮別号漫士久之遷典籍性善飲喜談謔工書画尤專於
詩嘗采唐人所作以體類從依世次定品目初唐為正始盛
唐為正宗為大家為名家為羽翼中唐為接武晚唐為正變
為餘響方外異人等為傷流書成曰唐詩品彙凡九十卷拾
遺十卷又擇其尤合格者為唐詩正聲十二卷論者謂其詩
音節可觀神理未足然棟之言曰余夙耽詩恒欲窺唐人之
藩籬首踵其域如墮終南萬疊間茫然弗知其所往然後左
攀右涉晨躋夕覽下上登頓進退周旋歷數十年厥中僻蹊
通莊高門邃室歷歷可指數盖其學之專如是終明之世館
閣宗之

王紱傳

王紱字孟端無錫人博學工歌詩能書寫山水竹石妙絕一時洪武中坐累戍朔州永樂初用薦以善書供事文淵閣久之除中書舍人紱未仕時與吳人韓奕爲友隱居九龍山遂自号九龍山人於書法動以古人自期畫不苟作游覽之頃酒酣握管遇長廊素壁淋漓霑灑有投金帛購片楮者輒拂袖起或閉門不納甚至詬厲勿顧也人有諫之者紱曰丈夫宜審所處輕者如此重者將何以哉在京師月下聞吹簫聲喜甚乘興寫竹石圖明旦訪其人贈之則估客也客以紅氍毹爲餽請再寫一枝爲配紱笑曰我爲簫聲訪汝以簫材報汝汝俗子也索前画裂之還其餽一日退朝黔國公沐晟從後呼其字紱不應同列語之曰此黔公也紱曰我非不聞之是必與我索画爾晟走及之果以画請紱領之而已踰數年

晁復以書來紱始爲作画旣而曰我画直遺黔公不可黔公
客平仲微者我友也以此寄之俟黔公與求則可耳其高介
絕俗如此崑山夏晁者亦善画竹石亞于紱画竹一枝比之
金一鋌然人多以餽遺得之識者勿予也晁字仲昭永樂十
三年進士改庶吉士尋除中書舍人轉吏部考功主事出知
瑞州府入爲太常寺少卿進太常寺卿晁與上元張益同中
進士同以文名同善画竹其後晁見益石渠閣賦自謂不如
遂不復作賦益見晁所画竹石絕倫亦遂不復画竹益死土
木之難仲微名顯錢唐人嘗知藤縣事謫戍雲南其詩頗豪
放自喜雲南詩人稱平居陳郭顯其一也

沈度傳

沈度字民則弟粲字民望松江華亭人兄弟皆善書度以婉

麗勝粲以道逸勝各臻其妙度博涉經史爲文章尚平澹絕去浮靡洪武中舉文學弗就坐累謫雲南岷王具禮幣聘之數進諫未幾辭去都督瞿能延之教子弟遂與偕入京師時文皇帝初即位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入翰林給廩祿度與吳縣滕用亨長樂陳登同與選於時解縉胡廣梁潛王璉皆工書度至最爲帝所賞名出朝士右日侍便殿凡金版玉冊用之廟庭藏祕府頒屬國必命之書遂由翰林典籍擢檢討歷修撰遷侍講學士粲自翰林待詔遷中書舍人擢侍讀進階大理寺少卿兄弟並賜織金衣鏤姓名于象簡泥之以金贈父母如其官馳驛傳歸告于墓崐山夏昺者字孟暘與其弟昴以善書画聞同官中書舍人時号大小中書而度粲号大小學士度性敦實謙以下人嚴取與有訓導介其友求書

明書事集卷之三
請識姓氏于上度沉思曰得非曩許奏有司者邪遽却之其
友固請終不肯書姓字在內廷備顧問必以正對粲篤于事
兄已有賜輒歸奉其兄度子藻官中書舍人用亨初名權字
用衡精篆隸書被薦時年七十矣召見大書麟鳳龜龍四字
以進又獻禎符詩三篇授翰林待詔與修永樂大典用亨善
鑒古嘗侍帝觀画卷未竟衆目爲趙伯駒用亨曰此王詵筆
也至卷尾果然登字思孝初仕羅田縣丞改蘭谿再改浮梁
選入仍給縣丞祿歷十年始授中書舍人登之入也用亨自
謂篆籀視天下無踰之者且恃年高數於人前面折登登勿
與校至三日猶不已從容進曰登幸辱在此願有所質乃就
用亨言戾於說文者十數事援許氏說證之用亨乃屈服登
於六書本原博考詳究用力甚勤自周秦以來殘碑斷碣必

窮搜摩搨審度而辨定之得其傳者太常卿南城程南雲也

劉溥傳

劉溥字原博長洲人祖彥敬以醫事文皇帝溥八歲能賦詩長隨祖父游學兩京宣德初授惠民局副使其詩初效西崑體久益奇縱里人劉珏字廷美仕為山西按察司僉事工唐律人目為劉八句尤善鑒古書畫藏有終南山進士圖際歲除溥題長句其上珏懸之於堂明日賓客賀正者爭裂門籍紙寫之而去珏笑曰此耗紙鬼也於時海寧蘇平字秉衡平弟正字秉貞崑山沈愚字通理蜀人晏鐸字振之慈谿王淮字柏儀真蔣忠字主忠同里鄒亮字克明中都湯胤勳字公讓淮安王貞慶字善甫皆以能詩聞胤勳最豪伉不可一世亮每以氣凌之淮與之辨論或移日不相下及見溥輒俛首

服溥精天文律歷之學正統十二年京師產牛五足一足生於領蹠反向上溥占之曰小人在上戎狄橫越二年帝自將北征溥從羣臣拜伏道左見日旁氣中黑外赤溥愈憂之乃賦送駕詩見志俄有土木之變於是言者交薦不報久之調太醫院吏目增勳東甌襄武王和之曾孫貞慶駙馬都尉永春侯寧之子鐸亮皆官監察御史餘俱不仕時号十才子

曝書亭集卷第六十三